

MG
I246.7
616

◀海音社文藝叢書之八▶

鄉下丫頭 柳風著

馮志庚先生作書面

1000—1929.1.20

不准翻印

實價四角半



3 2169 7343 2

著者已出之三種中篇小說：

(1) 愛妻的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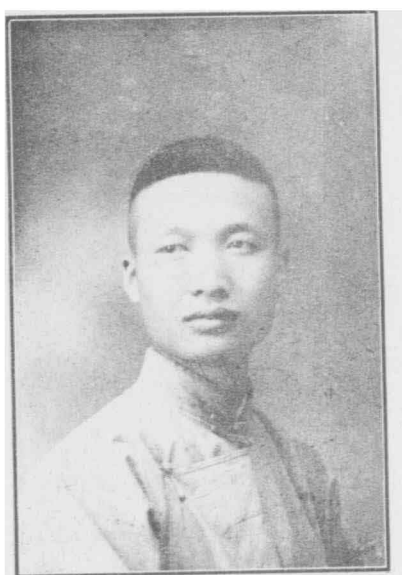
全書之大意是男子因愛其妻，所以不願離開，女的因愛其夫，所以故意逃亡，這部忠實而巧妙的描寫靈肉衝突的作品是青年男女營同居生活的指路燈 實價三角

(2) 三條腿

——三條腿者界於人和動物之間的動物也——
描寫現代青年病的性愛，富有深的暗示性，留心男女社交的不可不讀此書。 實價二角半

(3) 煙盒

這作品才可稱為人的文學呢！——其態度完全站在以人為本位上，嚴肅的希望着人的生活，懷着悲哀與憤怒，把一個娼妓的整個兒非人的生活切開給我們看 實價二角半



著者 柳風

鄉下丫頭

目錄：

序·····	一
鄉下丫頭·····	一五
情的客齋者·····	二三
浴後的愛·····	二九
洋婦·····	三四
囑託·····	四一
赤體王·····	四三
友人楊萬通·····	五〇
異香的樹蔭·····	五六
黑屋·····	六五
深夜·····	七〇
下課後·····	七八

表白	八七
一堂社會學	九二
我的可羞的事	九六
狂人	一〇〇
跛貓	一〇七
爭鬥如何解決	一一四
綠蟲	一一八
貓	一二二
夢	一二八
老三的家	一三一
馬	一三六——一四〇

序

草川未雨

八年來與柳風在一處。

還是中學二年的時候，我在文學研究會當幹事，是一個暑假，放假的那天飯後，他到我的屋裏來，坐下看書，一直到他的眼光達到字上已是模糊了的時候，才不看了，於是放下，他今天夜車便要回家去。他放下剛才看的書，書是什麼名子來，現在已茫然了，大約是超人吧？因為那時出版物不多，並且中學校裏的學生——心裏有看書這回事的——多是傾向在冰心女士的，我們——不只三四五個人——談起

各種問題來，什麼國文與文學的區別，什麼是文學？文學是什麼？詩歌與小說有什麼不同，散文與小說與詩又有什麼分別，等等的這些問題……談來談去也不知說到那裏，那些結論是什麼。入靜了，夜色攏來了，我二人去到操場散步，這還是個陰雨之夜吧，還記得將行落下的濛濛的細雨降到我的望天空的額上呢。操場的散步。最初不過談些小說詩，最後隨了夜色的浸來，這種談話，漸漸的由問題的研究而變為詩意的幽語了，總之，這次總算是一次無邊的汪洋似的談話，因為在學校正式上課的時候，那些各種的學科，五十分鐘五十分鐘的繼續不斷的講，已可貫滿兩耳的，極便遇到七天來一回的禮拜日及好些星期也不易有的放假日（尤其是我們這個學校不肯放假，平常都不准學生隨意出門，出門時須經准假寫告假簿）來到了教員也要比平常多留許多的功課，要學生們堂下弄，只就代數習題便積下百十來道了。所以遇到這些個日子，那 xy ， xyz 等的字母，便

把兩眼都開花了。雖然我們這二年的國文教師采江謝先生是極力要用文藝去感染學生，偏重情感方面的作品，想藉此叫開青年的心靈之門的。

不過，功課之襲來，之束縛，柳風是不管這個的，我也是不管這個的。

這次我回到家，接得柳風來信，上面寫了許多短詩的句子，我便追寫了一首送柳風回家的一長首，記述操場散步的情況，送別的心緒最後希望我們能在黑暗的社會環境中心燈愈亮，如這次散步似的。

下半年該分科了，柳風是入工科的，存着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志願，我也很神往，又有一個觀念，也許是錯的：不願意弄科學的人，越得入工科，好得點科學上的常識，雖然這時有好幾位好喜文藝的同學極力勸我和他們在一塊兒入文科。

入工科了，製圖，機械學，工廠實習……占了全課之大半，初以為新新，有意思，尤其

是都願意在工廠實習時在打鐵組，我尤其喜歡打鐵時飛散的火花，都不願意去看着機械作旋工，因為一不留神，刀子就要崩的，製圖的工夫，是非常精細而且得用心的事，用丁字尺米達尺，規矩，一點不能出入，不然便不對。科學一類的事是要用理智的，文學的努力是需要情感的，科學是死板的固定的不易變動的，文學的生命是活動着向前蕩流的，原來我的性質，個性不歡迎這些功課，雖然想藉此得點科學上的常識，但是辦不到，失敗了，我反而更願接近文學了，這種熱烈的接近，總該是因為作這些功課太束縛的原故。初分了工科，我的功課還很好，後來便不行了，人家製圖，我看小說，教師講機械，我念詩，柳風此時便很致力於小說的，他還能有應付那些製圖機械的耐性，雖然製圖積累下好幾個才一齊畫了支應官差。我很討厭這些功課，雖然能夠及格，中學不是研究專門學問的；我有了與工科脫開的心，便想兩個辦法：投考大學，不然便降班（入

下年的文科)找教務長去,自請降班,入文科,不然也要考大學(那時法文班入北京的某大學不用檢文憑,)我們的教務長校長對於學生這種事情,以為是年青人的一種衝動,不輕予准的,倒底才准了,便安心去考學,因肺病之嫌不准下場,柳風的頭場勝利,不幸被覆試下來了。這年回校,柳風繼續在工科,我又上了一年的文科,總算湊够了四年便自動的畢業了,沒等到放假我走了。

學校生活告一段落,到某處某校旁聽功課,公寓閒住,當編輯,辦報館,作出版的事情,印刷書物,這數年與柳風共計共謀形影不離的,我是一直向前動的,柳風尚是好分析的。年來柳風對於小說大有建闢,他是除了睡覺吃飯以及談話一時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傾心的小說上了,觀察社會,捉摸人的個性,人物,萬物,動和靜,去積極從事創作,柳風的性脾,是與旁人不一樣的,是特異的,奇突的,好笑,好大笑大說,狂笑狂說,但如沈默起來,

是一言不發，好像這世界，萬物害了他什麼似的，事事物物都可以惹他發氣，他真是沉默了，冷靜的沈默，沈默得好似一個人工刻的石像，——這也許是柳風所不願意受的——這時在他眼前過的人和物，身旁的東西，等等，一切，以及人們的俗厭的笑，行動，均一文錢不值，這種精神偉大的力量，是我與柳風在一處的經驗中所感到的，但是，他好似如醒來了的時候，不是笑便是吃，再不然喝咖啡要不然就睡，所以他的小說中多使人發笑分子，這也許是Humor，其實這正是他厭惡現實而又不能脫開現實，而且又可憐着，笑着，凝視着而從事小說創造的精神吧！福羅貝爾常對他的弟子莫泊桑說：「……努力藝術的人不要忘了我們所欲達到的目的，一個人既許身在藝術界，便沒有權利與普通人一樣的生活法。」

本集中的小說，友人楊萬通寫一個人不能達到欲願，沈溺于煙酒，求這不正當的刺激把生活麻醉的混了下去。洋婦寫中國愚民滿是粉

飾太平的心，在大街中偏遇上了抓車抓人的丘八爺。『一九二七年，就是也倡平等與愛民的大中華民國十六年，西歷十月二十九日，土曜，中歷丁卯年十月大建辛亥初五日丙申，宜祭祀祈福求嗣會親入學赴任求婚出行納采嫁娶移徙沐浴剃頭裁衣修造動土墾柱上梁修倉開市掃舍栽種納畜。』『讀者懂得這是個好日子了吧，然而他沒寫着拉煤與抓車，所以才有了這麼一件事呀！』這篇寫中國老百姓的老實，外國人在中國的占勢力，中國兵對於老實百姓這樣強橫，不說理，抓住車不放鬆，老百姓發脆叫爺爺都不行，但被一個洋婦人過來說拉煤的車是與她去送煤的。兵也不關了，觀眾才活動起來，像還了陽的活尸體，兵順嘴唱那曲黃族，拿着搶來的鞭子，發着無恥的微笑，脚步越溜越快，唱聲越來越高，去到沒有看見他這個草雞的笑話的地方去抓車和人。篇中的描寫手術是很毒辣的，把這兵的野蠻無恥不知丟人爲何事的國民性寫得完全使我們厭惡起來，而感到

一種不安。由小看大，中國人自己的事情，還得讓外國人來解決，自己解決不了，這就如道旁兒擒住了另一力小的道旁兒，一定是不放鬆，然而成人過去嚇呼一下，或者說這小道旁兒是我讓他出來玩玩的，那末不費什麼事便把他放了。馬也是描寫兵欺負民人，民人莫可如何的忍受的情形的。

柳風曾說他只是太陽系中的一個動物，沒有家的，所以他自從到外面來是不會回過一次家的，二年前他們全村遭土匪的搶劫，鬧紅槍會，家產於此時失去大半，有時與之提到家的將來，他也很不感多大興味，似乎這事與他並無什麼關係的，這個期間，他的小說中寫了一篇跛貓，總該是寫他悲哀的心情的，當時我雖也看了，因為他不顧及家的問題，我也不提及了，其實要家幹什麼，一個人是活的，到一處一處是家，人不值得什麼，能創造才有價值呢。去年勸他回家去一次在家待的沒三天。又回來了，回來了便寫了一篇菊子(鄉下丫頭)是這

次回家所見的。最近的作品又有夢一篇。

柳風的性情最怪僻。是極有魄力的，不顧一切；贊成與譏嘲，成功與失敗，他很接着正義去作，記得在中學時，全體的演說臺上，他大罵守舊的國文教師，屢被校長所阻禁其演說。因為他有這種認為對便敢作的精神，所以他很能把一切俗事拋掉了。在他曾發表過的兩篇論文中可顯示出他努力藝術的精神了。那兩文是：對於一切的藝術家；藝術家「忠」的問題。他在對於一切藝術家裏開篇便說：

如果不是一個有特別愛與憎的人，他差不多就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了。

世俗的拘束，閒人的恥笑，都足以使人感到畏懼，因而退縮，好像草尖割回了烏龜頭；這一縮就是墮落，就是麻木的第一步；所以不退縮的人決無麻木的理由，也就是一退縮必定麻木，因而也就不仁了，整日家像個失夢活尸。藝術家就不然了，閒人的放屁，俗衆的胡談，在他耳鼓上

簡直是一點過風；只足以使他覺到孤獨，孤獨到應當踏步前進；萬無孤獨得縮成一團的事情。

他這樣去認識了藝術，單純的向前努力，徘徊在人世的屠殺場前，享着精神上的盛宴，所以他的創作豐富，有這麼許多的產品。本集中的狂人，深夜都帶着作者特性的表現。他描寫到愛情的故事，又是惟妙盡致，可等有味，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如情的吝嗇者，浴後的愛是這一類的作品。下堂後，一堂社會學都是我們在某大學去聽功課時的所見，而經了他的內心的會通便表現成小說的。貓與老三的家，都是我們同院鄰舍的故事，這樣極微細的事物，在旁人就不准看的見，或有這麼回事，然而在柳風便收為小說的材料，鎔鑄成了小說，經他的筆寫出，裏面深藏這麼大而且很複雜的意義，這是讀者在這兩篇小說中能得到的。在這地方，我以為凡是研究文學的人應注意的，不可疏忽過去的，因為文學家之異於常人的地方，

是能在日常的生活，無論多小的一點事情，都能發現出關於人類生活中的深刻而至大的意義，文學家觀察事物，都是從小的地方來說，然可以使人讀了體會到人生的全體，用關切人的一件小事去提醒人生，以部分示全體，這更有力量，不必是國家大事，主義的盛衰，然而他們的作品能動人者，却就在他們的眼不離開關於人生最高最遠的處所，但其筆尖偏偏往微細的毫釐的當間兒去描寫。「偉大藏在瑣碎裏」的話，是有深意的。法國莫泊桑在水上 (Surl'eau) 一書內說詩人，小說家，音樂家與畫家的那段話，我很喜愛，他解釋小說家說：『詩人多理想的而小說家多奇突的。詩人是富於感情而小說家是切實際的，……詩人有較多的內心的魔力，小說家常有較多的才智。但是和小說家結伴，却有詩人所沒有的危險，他咀嚼掠取收集一切他所看到的。和他在一處，總不能放心的要是他有一天不赤裸裸地把你顯露在書的一頁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他的眼睛像吸

取一切的氣筒，像不停地活動着的偷兒的手，沒有能過他的，他不絕地收聚採集，他收集那些舉動，態度，意向，一切在他面前經過或者發生的，他掇拾最簡單的話，極細小的行動，毫不緊要的事情。他從朝到晚蓄積這一切，……交際社會中人對於小說家的尊重和親密，是和麪粉商人飼養老鼠在他店中有同樣的危險。』

我希望柳風從此更行努力，多產生些表現中國國民性，時代性，有真靈魂的顧及到人類的小說作品，從此由中國小說家而到在世界小說家，是我對於柳風唯一的盼望，凡我文藝努力的同志共同努力，早期達到，鄙人尤其熱烈的期望。

柳風數月前，爲了言行的一致作黨務的指委，暫離三年餘共謀的出版事業，這種從事於社會活動的經驗，我想都足以增進其創造的精力的。這集短篇小說二十餘篇是柳風走前編出的，也是很無頭緒，數月來鄙人置筆於批評中

國新詩壇的工作而忙於商，今歸來見架上雜有一捲稿件，拆閱之即此稿稿，讀一過，興致幽然，料加整頓，按作者在另一紙條上寫的題目次序，訂成一冊，第一篇是鄉下丫頭，即以此篇名作為書名。

我這篇序子，不算批評，也不算介紹，只是把我讀了這些小說後所激起的要說的話，有我與柳風在一處時的回憶在內，有我對於柳風的希望，至於有關於小說的話，是我的直覺以為如此，好在集已付印出版，讀者以為如何再來批評好囉。不過只因我與柳風在一處有多年的交情，他一旦離走去忠於別種生活，今與印此存稿，不由得隨筆寫來，且將柳風離此所攝之照片插於書首，以作柳風離此的紀念，這些事都是我的主意，沒與柳風再商量，因此時柳風留於某省一商號為商，無暇聽我這一套嘖嘖叨叨了，總之，作者踐實的敢打入生活陣中的偉力，能振動我筆下的字跡。

作者的作品除了失落的不算外，印成出版

了的有愛妻的逃亡，三條腿，煙盒，都是中篇的創作小說，未印的存有長篇創作小說黑色的愛—巨本，都是近一年來的作物，還有年前印成的從深處出短歌集一冊，餘外有幾種翻譯及其他未編的小說稿雜著散文等，均待整理的。

我與柳風小說集作序。就止於此。

一九二八，一一，一五日在北平

鄉下丫頭(又名菊子)

『你這次回來還見菊子在門前站著麼？』

這一句話立刻提醒了我一個很熟的印像，
在記憶中，這回事很顯明的畫著：

從我記事之年齡起，她就二十多了，多多少少？我不知道，而且從來也沒敢打聽過，村中人誰也不拿正經話議論她。

她整天家坐在街道邊她門外的那塊石頭上，人家管她叫站街兵，慾望驅使著她的眼光直向東照，這伸長的大街！她家在西端；那中節的一家裏有著她這在街徘徊的慾望的窩巢，但

是她不能一直走進去，像一隻被蛇佔了家的麻雀，然而她不敢在大街上驕驕的叫。

以先她還嘗同坐在街上的中年婦女們談談。白牙齒露出唇來，說話的音調却很便利。

以後，流言起了，面目貞節的婦女都有幾分遠她，最初還打個招呼，後來就完全絕交了，在這左近，她差不多成了孤立的了，只有她家中那斜眼嫂還有時來喚她吃飯，我們放學回家時，從她身邊走過，也只敢斜著眼睛去睨她，完全如窺看一個狐仙，因為家人看見同她說話是不許的。

漸漸我就聽到這些關於她的流言了，說她同人家幽會，在誰家，或者那個空園子裏，說還有許多小孩子們看見了呢。

她還有一個父親，但嘗被她兩個哥哥打罵出家去給人家當長工，老頭子已是半入土的人了，嘴巴和腦後都亂七八遭的伸扎著些蒼白毛，肘軸處皮老得像死豬腿上的，可是並不白，通身的顏色皆無異於旁的老農夫，他在天熱總

是頂著破草帽，穿著粗布的單褲，把褲腰的左右兩脛骨處拉起緊束在腰帶裏，所以褲腿更顯得高起，而且短了，而且那兩個下口兒，都相背的向外歪歪著，永遠沒襪子，鞋可幾乎是泥做的。

這老頭兒他不會罵，所以在客廳廣衆之中總是默著，低著頭看自己的鞋，因為要好於兒子，忘了烟又丟了酒，雖然他當年是酒商人，商人的談性他完全沒有了，老婆兒被酒燒死，他完全自己孤獨著，兩個兒子強橫好罵，整天家笨手笨脚的打架，輪起水扁担打老頭子的背，所以老傢伙他不能在家，二兒子常緊咬牙關的罵：『媽的！沒人養老的！』凶惡的眼瞪著他，大孩子更難，三十多歲，身骨很壯，『老把灰頭，老把灰頭，』的罵著把他推到大門口。所以他一年四季在外作長工，在閒時候回家一兩趟，買兩根油條，低著頭走進家門，兒媳婦也不看他，兄弟兩都蹣跚腳出去了，他只有找著這剩下的女兒，因為大女兒早已嫁了。這

菊子淡白的臉色坐在他老跟前，也不愛說什麼話，只是問問他還有鞋有襪子麼？

幾次有說媒的，老頭子都拒絕了。

無論那次回家，老頭兒總沒敢在家過過夜，一見兩個兒子坐在廚房門口仇視他，立刻就站起身來，自言自語的說須得趕緊回去，因為那裏還要担水，出圈，什麼什麼呢；誰也聽不很清，但更不如說沒人聽，他也沒打算讓人聽，這樣似乎沈吟的低語，只是對自己的依戀的靈魂，說你還有事呢，不應該再留戀這孩兒了。

於是老頭兒走，女兒也立起回進屋去，等他已出了大門，女兒才出去站到門外，凝著神望這老人的後身，這彳亍著磨路的老後身。

弟兄兩個已在廚房裏吃飯了，嫂嫂才要去叫菊子，却被男人罵住了。兄弟像個短腿牛，臉蛋兒像個不大的縐紋棗，他的腳那個沒準勁兒，恰如他立在看不見的鬼的皮球上，他說起話來總咬著牙，不說理的像個野狗的兒子，『

娘個的』成了他的口頭語，故意不娶妻，當他嫂抱著他哥的夜間，他却強同菊子住在一個房裏。

所以他們從不許菊子被人家娶。

後來誰也不問他們這宗媒了，全村中也彷彿承認這大姑娘沒有嫁人的必要了。

事情漸漸的成熟，瘡是從裏面鼓腫的。

據說在我回家一月之前，菊子已把什麼自己的東西都弄到她慾望的窩巢那家去了。那是劉家，這劉四是個賭徒，二十多歲，高個兒細細的，黃白的臉兒，有俏皮的牙兒歪出唇來，衣衫總沒穿正過，而且不扣半個扣子，只用一條大黑帶子一攏，彷彿就是預備於在急促的時間閃開懷暢睡呢。可是扣子綫的很多很多的，大半都雙著，正如婦女們過年過節時帶的花兒一樣。

他們曾在村後那乾水池裏殺過一個小胎兒，現在他們不願意那樣流蕩了，也打算永遠一點，也想使自已的小孩兒生出來見天日了，他

們幻想著孩子也同旁的孩子一樣，在街上和村邊亂跑，吃得頂胖。又白而且可愛。

於是頭一夜，他們在幽會處了，她向劉四用羨慕的口氣說：

『要是咱也娶了看好不好！』

『那還用娶麼！你只管到我家去過活，無論那個有種的敢不行，看我拿刀去通他！』

她喜得撲進他的懷裏了，而且抱了他的大腿，把臉埋在那裏說：

『你真好！』

第二天，他就自己走到劉四家裏去，同劉四的妻住在一個房裏，他們三個人在吃飯。

這是，西半道街都很真的聽見菊子家在磨刀子呢，誰也知道是爲這件事要弄出人命呢，但是沒人管，就連一個看的人也沒有。他弟兄兩個在磨著刀而且在罵著。

果然聽得在大街上罵了，二弟咬著牙罵，兩種聲音混雜著，一直從西往東。

無疑的，一定是這件事了，沒關係的人和

女人們都出來看熱鬧，沒一個人拉，街兩邊都站成人牆了，彷彿伸著脖子看武戲一樣，雖然這武戲是在地上唱的。

聽見罵，劉四出來了，而且取了自己藏在腰間的匕首，兩個婦女有點戰慄，但是都說不出話來。

劉四跳出屋門，登上了後邊的牆頭，乾淨馬利快，一溜煙，他的去向誰都不知道了。

兄弟兩個提著刀子罵到門口，劉家寂然無聲，外面的人都納悶，弟兄兩個在門口跳著罵，只是在門口跳著罵，磨快的刀子在空中亂舞，對劉家的兩扇破門作戰，那門半開著，彷彿一切都聽其自然。

但是沒人。

哈哈！

仍然一陣一陣的罵。

奇異的眼光露出來了，劉四的媳婦把眼伸出來望，菊子跟著，外面看熱鬧的喚說：

『那不是，出來啦！出來啦！』

弟兄兩個又罵上去。

就這樣把菊子拉了回來，關在家裏，不許出門限一寸，家人忙時，把她獨自鎖在一間空屋裏，解去了所有身上的大小帶子條。

老頭兒還在外面作長工呢。

二短腿牛還沒娶妻呢。

斜眼嫂還在活著呢，而且生出一個兒子了。

這是我知道的菊子家現在的情形。

情的吝嗇者

他有兩個美麗的好姐姐，寡居的母親和慈愛到瘋人一般的祖母，妻是和善得像在主人掌裏吃玉米粒的潔白的家鴿兒。她們每天從早到晚的圍著愛他，歡迎他像歡迎一個小寶貝。

他家院裏有四大棵丁香樹，溫暖的夏景將要到了，綠葉兒中間吐出許多的花蕾叢，預示著香氣的噴放，朝日來臨的時候，他早已走出自己的屋門，妻跟在後面，兩個姐姐也從東房裏迎出來，她們在新生的日光中欣悅著，大家立刻就談論起丁香花的生長來，於是母親也醒

了，她在屋裏就喚一聲：

『呵！你們可都起來啦！』

於是全家人都立在院裏，祖母不住的拉他的手，又叫他給她整理整理背後的衣裳，好借此享受享受接觸到他的愛的幸福，兩個姐姐呢，也爭著去拉那個後衣笄，打算在那裏挨挨他的男性的可愛的手皮兒，並且碰巧還可以吸到他的玫瑰般的內皮的味兒，母親在一邊微笑著，等一會兒就走到兒子跟前摸一摸他的頭髮，美妻呢，她雖然來了一個後半夜，但是仍然不滿足，從廚房的窗孔裏不住的望著。

他却是似乎生來的一種單純的天性，或者因為懷著環境的隱憂，他每天半夜半夜的不睡，坐在書桌前面自修，讀著屈原，讀著李白，杜甫，拜崙和魚狗，他讀到得意了，抬頭對跟他書房來的她們作一個想要說話的微笑，於是兩個姐姐先湊在他的桌面上，這少女的臉上含著想要親吻的熱望，眼光都繫戀到他的唇上，他却只低著頭講幾句書中的意思，她們也不

聽，只用心擁抱著他的男性的嗓音兒，會意著：

『呵！假設我要能和他怎麼怎麼抱抱。』

於是，他的妻也走了來，他就作個厭倦的手勢，把她們推開。

有一次，他到毛司裏去了；大姐語自己要拿針線，却心血跳得禁不住拐到毛司去，她在那裏求他吻她把她抱起來，恰好二姐姐也到了，三人却都不好意思起來，於是他束上褲腰走回去，兩個姐姐在毛司裏說著別的話各自強撒了一點尿，將進房門的時候他碰見了走出來探聽的妻，他就斥責了她一句：

『幹什麼！』

屋裏的母親立刻說：

『煥章！來喝一點水吧。』

祖母老得在炕上微微的欣悅。

燈裏的油沒去一半了，牆上的鐘大敲起十二點來，母親也在打哈欠，二姐輕輕的長個身，胸間微微的有兩個柔軟圓突起，現示著那地

方的漸漸的發育，她的腰兒很細，屁股也快要跟上大姐的豐滿，手脚美妙却並不很細，身個兒如兄弟一樣，所以她常對他說：

『小璋章！咱倆換著衣裳穿最便宜！』

『可不是。』

於是大姐很不願意，她用自己的脚同兄弟相比。

祖母已經睡下了，她們同他就走出來，二姐硬拉他要說一句話，却在陰影的地方親他個嘴，回到院中，她倆個正在那裏站著說笑呢，於是她說：

『就那麼吧，章弟，明早咱倆主張吃鷄子兒炒韭菜！』

『對的！』

於是他們四個同問一聲媽媽也睡了麼，就各自分開，兩個姐姐彳亍子子的到自己房裏去。

在燈下，他也對妻作個小微笑，但是並不擁抱，她上來他也是把她推開去。

於是熄了燈，黑暗的院落裏沉寂得只有貓兒捕鼠作響，或者狗在院裏對星空打一個噁噴，二姐就在那邊屋裏笑起來，聲音經過黑暗的窗，像一隻不馴良的鴿子飛起來。

於是母親來一個咳嗽，表示對於孩子們不安眠的禁止。

祖母什麼也不說，呆一會兒，當時間正靜得可愛的當兒才打一哈欠，慢慢的高聲問：

『煥章他們都睡了沒？』

『早睡了。』母親在自己的炕上答。

煥章呢，他這時剛破壞了自己的被子來到美妻身上，雖然也已抱緊如合成一體一樣，但是他並不同她親嘴，而且也從不許她吸住他的嘴唇，這時他停住他的微動高聲答：

『我睡啦！奶奶！』

她因他的用力高聲說話感到他的筋肉緊漲，於是完全開放了自己的身體像一大朵正放香的紫玫瑰花兒一樣。

於是，有貓餵水的輕音，

人呼吸的緊張，
緊張到那最後的剎那，韻調兒總柔得觸到
窗紙就回來。

又有狗兒在院角撒尿的聲音，
又有貓兒在跳下窗台的聲音。

浴後的愛

灰色的北京大城中住著一位同情於一般民衆的冀子然先生，在後門外的一個不算大可也不算小的胡同裏，地近什刹海，那時荷花盛開，子然挎了他那位修長優美如望日似的愛妻到這荷花池畔一走，在紅綠之中，更現得妻的美麗與他的笨矮貨樣兒了。雖然他極力穿高底皮鞋而請他愛妻穿薄底兒的。

他們剛結婚不久，還沒小孩，過著愛與蜜的生活，不用僕人，據說是要免去奴隸制的不入道，一切的事情都自己作，好養成青年工作

的習慣，這個破格的新家庭，也很受了些朋友們稱賞，而且子然在一個機關上作著點事，太太除上學之外還當著個家庭教師，他們有這樣豐富的生活，幸福是不住的在他們中間降臨。

當他從衙門回來，她已早到家來了，因為她的功課已經教完，於是他們微笑著迎接到一塊兒，禁不住的來一個接吻，兩人的身體顫抖著，打著旋兒滾到床上，這個長期的擁抱一直到半點多鐘那麼久，最後。他翻到她肚上，用力把舌尖兒往她嘴裏伸，一直弄得她都要呼不出氣來，這樣，解他這半天裏的沒得到安慰。

『小環兒，你覺得好麼？』

『好！我的小公牛兒！』

於是，他下了她的肚，她也拭乾自己剛才半為得意半被窒塞而流出的眼淚。

他就立刻想起了正事似的收了笑，把她拉起來，一邊說著話就作起工作來：預備夜飯或者旁的事情。

她也脫下裙子來，自己到裏邊洗個澡去，

因為他們自己預備了一個洗澡室呢。

這洗澡室說來很簡單，並沒水管，只有一個浴盆。放在近南窗的地方，靠西牆有一個大躺椅與另一個放衣裳的竹椅，北牆那裏掛著浴衣及大毛巾，都是仍然現著新新的可愛的潔白。

子然正在那廚房裏淘米。聽到玉環喚：

『可愛的！你願意替我打點水來麼？』

『你要洗澡麼，小銀環兒？』

『勞你駕！』

他就用大桶花拉花拉的從缸裏掏出來幾桶水，而且還要從溫水罐裏掏出一桶送去，於是他在她身上親一個吻然後走出來，仍然接著他的工作，弄完了米，又洗菜。

但是她又喚：

『好人兒，你快來！』

他就手上帶著水跑去，水滴從他的指端落下而且沿著那道路留下痕跡。

『你願意給我搓搓背麼？我很累咧！』她說

著就用濕手濕胳膊抱他的脖頸而且伸嘴要親吻。

『好！我關上街門去。』

『唉！求你一點兒事也要嚙嚙，你來時就不會關上。』

他不大言語，半吞半吐的說著『這快這快』，就跑去關了門，又急馬回來。

但是女人的皮兒太柔軟，所以這個搓洗的差使也很難，不是你太輕了就是你將要把她搓爛啦；然而子然很會留心，他能只把自己弄得順頭流汗。

『勞駕！還有腿背面，你就一直從背上搓下去，小心不要推個嘴唔地。』

當他給她洗搓完了，他就伸唇吻那個可愛的週身。

她呢，笑個不住，很難禁這個搔癢的刺激，躺在安樂椅上，全身壓著浴衣；她拍他的毛腦袋；

『得了，得了，快給我擦乾。』

於是他就接著這個命令辦。

『衣裳；我真沒勁了！』

於是他侍奉起了他的皇后。

晚飯後，他們散步在利海畔，沒五分鐘就到日將落了，他說因為疲乏要回家於是倆人就一齊回去。在家門那裏，她給了他一個吻說：「好人，你有點汗氣，該洗洗了，或者，你要累就不妨洗個澡去！」他說：

『那末你先到家坐坐吧！我去到澡堂洗個澡去，因為那裏有搓澡的。你今天真累著我了，好乖人兒，求你放我去！』

他給了他一個親吻：『好！我在床上等你！』

這次他因十分累得不能支持，就在近處去洗了洗，而且急忙回來要睡，但是街門仍然鎖著呢。

洋 婦

一九二七年，就是也倡平等與愛民的大中華民國十六年，西歷十月二十九。土曜。中歷丁卯年十月大建辛亥初五日丙申，宜祭祀祈福求嗣會親入學赴任求婚出行納采嫁娶移徙沐浴剃頭裁衣修造動土豎柱上梁修倉開市掃舍栽種納畜。

讀者懂得這是個好日了吧！然而他沒寫著拉煤與抓車，所以才有了這麼一件事呀！

本日下午申時，太陽已經要在西半空暗了，雖然兩天大風業經收回的北京，而天空仍多

瀰漫着微塵，還沒用大砲烘去的烏皇宮的右長街的南截，即南池子大街，中間，南灣子胡同西口外，路西的亞記理髮館門前。馬路上停著一輛空煤車，車板上貼著許其拉煤通行的收捐照，有瘦的灰驢子在駕著，車夫，這也如旁的煤車夫一樣的是全身都黑，亂七八糟的光葫蘆頭，高個兒，却因勞動過度而並不胖，可是我們看去他也並不是沒力的，他跪在驢子的前面，直挺挺的伸著腰，黑色的頭正與灰白的驢嘴並著，兩手抱著韁繩，小鞭子呢，已經到那個兩條腿的灰老鼠爪裏了，他是小圓頂的帽子，如灰紙揉成的襪兒的制服，如果我們五年前看見一定要說這是個土賊呢，可是他左臂上佩著「愛國愛民」的袖銘，很威風如母虎一般的站在高起的人行路邊上，發著強橫到底的眼光，眉頭如惡婆婦用線縫的一樣的聳著，臉上黃與灰，冷靜得毫無血色；在他左脚旁又跪著一個至多十歲的小孩，按了也在跪著的父親的命令叩頭。

四週的人大都穿著長褂兒站了望，呆如木偶，臉上因畏懼而死著笑紋，一個賣豬肉的扶案對這活劇出神，看來也忘了招呼主顧，路人都忘了行走，死在這個困難上，有如行走著碰牆，却是不動，想要呆立著達到希望。

跪著的跪著，站著的站著。

兩旁的路人互相低語，黃病的臉色含著畏懼。

驢子也不動，任那兵用搶來的鞭子使勁打，牠只把屁股向旁邊挪一挪。

一個小黑鬚的先生，胖面色，充滿著剛喝了酒的血，然而他並不說什麼，從車旁伸出紅脖子想看個明白，單背了左手，用右手在這母驢的屁股後理著鬚子。噫朗一聲，他才知道自己佩在馬褂上的官職牌子碰了車上的釘，因而又想到怕髒了自己的衣裳而離開了，只笑一笑，彷彿說自己見過這些下賤事情多啦；於是旁人也要散去，因為學官人與闊人是件最光面不過的！

這時有一個汗流滿面的人力車衝過。

天更昏，人都變成鬼了似的看不見影。

那邊巡警轉臉明白是這麼回事了似的就又把頭扭過去看別的。

煤車夫仍然跪著，直挺著腰，現著情願自入地獄的臉色，出死力抓住韁繩不捨，作一個叩頭的意思：

『大爺開恩，小子家有七口人指著吃呢，放了，我算你八輩的孫子！』又忙向那邊跪著的小兒叫：

『叩頭！快給你大爺叩頭！』

小孩就含辱的，無法的，眼都亂了，臉都紅了，像個小陰鬼的虜獲物一樣的急忙叩頭。

『八輩也不行！』他如作生意講價的一樣，安然，驕傲，正是這灰色的天空恰好是他才可以行走的。

突然那邊叫出一個貓似的聲音：

『你不要攔！這是我的煤車！……』

黃臉的觀眾們一轉臉，才看到這就是剛才

跑過的那輛人力車，拉車的是個中國大漢，他像個馬兒一樣的跑得順頭流汗，拉著車站到那驢頭的一邊，伸出一隻不顯畏懼的手去解脫那個兵早已死抓住韁繩的手。

人力車上，坐的是個會中國話的洋婦人，她腿間又有一個不足十歲的小孩；她已經聲音被禁不住的哭而顫動了，她眼邊已經流出了淚：

『你拿去手，這是我的車，他是給我拉煤的！』

灰衣兵的臉色因畏懼沒胆，正如一隻老鼠遇到貓的不敢動，他的手張開，然而收不回，仍然作著抓著韁繩的樣式，臉上很沒趣的低下去。

洋婦人對車夫說：

『走！你跟我走！跟著我，他不能……』

於是人力車在前面，轉回向北的方向就向南跑去，煤車夫也立刻起來拉轉向北的驢而向南，小孩得救似的跳起一躍上了車，打著驢子

也往前去跑，又有一個穿黑大襖的三十多歲的中等社會中人也爬上煤車去。

觀眾都活動起來，像還了陽的活尸體。

小帽兒灰兵死板的轉了脚跟往北走去，左手還拿著那隻搶來的鞭子，低頭盯着自己一前一後的脚，發著無恥的微笑，為隱住害羞，他就如在行隊中時一樣的順嘴唱那曲黃族，而且脚步越溜越快，唱聲越來越高，正正他那「愛國愛民」的左臂銘，急急到沒看見他這個草雞的笑話的地方去再抓車和人！

亞記理髮館的大旗子漂動著，有一個站在東路沿上的青年人向北打了聲幽沈的 Silence 的嘴哨子，於是他也步行向南池子南口的電車站。

旁人也都失望的散去，有幾個沒事作的中等社會人就湊到一塊兒悄悄的低低的來了個評論。

囑 託

我恩恩地穿街走來，在一輛人力土車旁邊走著一位小姑娘，她至多不過八九歲，額角上滿飛著雲髮，這雲髮有的人說是面髮，家鄉處却都叫這作蓋眉簾，總之是散在額上的，離一分或半分的遠近不到眉上，正與雙眉比潤黑，而中間却銀河似的是她的嫩白臉皮兒，使我想不到滿臉雀斑的臭美的女人。

她左手提著醬瓶，右手端著油盤，差不多都是半滿的樣子；她的衣服也並不華麗，而且是很平常，似乎是戴月披星的藍空色吧。

所以她並不妖精似的美麗，然而也毫沒有暗娼們的姑娘之淫俗俗的氣色，很是平常，好像人們不留心的通常的男孩子；當我望見她的時候確乎感到是在個半面靠水的村裏，忘掉我們是走在北京。

她天真的微笑著，並看不出她注意道路的不平正，雖然她走的是個尖磚壞石堆成的道兒。

我並沒知道，因為沒十分注意，她在一邊走著時嘴裏就向車夫說了話。

車夫是半身土的，因為推的是土車，微微疲倦的跼住步休息，右腿彎曲，腳板放在車把上，全身半傾在右膝上，左脚立著地，仁厚的臉色，微赤的，唇是自然的合著，眼光射到平處，高額正對著遠天，像是在望邊涯。

他對於小女並沒留心似的，可是又好像完全聽到了她的說話，因為他也在一句半句回答她。

十秒鐘吧，小女孩已走過幾步了，還似在

謹謹的囑託，然而，只是說話，並不回頭；所以他爲聽而脖頸轉了四分之一的彎兒。

後來，因爲走的遠了，聲音也自然高昂起，我聽到說：

『你到底說清是什麼地方？哪！』

『銀閣三十七號呀…』她的語氣似乎並不完。

『呵——，三十七！……一，二，……四，……呵！向北的那大紅呵？』雖然似問，但語裏已現出確定的意思啦。

『……可要緊！……土已多了呢，』

我已走過身來，不知因爲什麼對於這不相干的事感到全身心的暢然得意。直到現在，或將及久，純潔而清白的。

赤體王

『好熱的天哪！』走進蔭涼的人都這樣說，現出很爲難的面孔，把手掌當作扇子搖著，一面長吁一口五臟內的蒸氣，展展眼，眉目輕鬆了好些。

這樣的烈日之下，地面反射的光和土裏騰起的潮氣混成了一種霧似的氣流，也好像是透明的水在流。

熱騰騰的，潮露露的，悶沉沉的，使人最難過的夏天的中午就要到了，這樣熱，這恰是農夫從田間抗著鋤歸來的時候，在正如開水橫

流的土道上，農夫們腳一步一步的走來，在腳的每次踏下或提起時總驚動一大羣灰塵亂飛，這灰塵落在他的肩上，臉上，嘴上，腮上，眼角和牙縫裏，把他們裝點得好像個活土地爺。

活土地爺，農夫，他們的身腰因半天的鋤地工作而直板了，手脚也沉重了，眼光似乎停滯了，淡白的顏色，肯肯然在望着面前的家鄉，望著綠樹圍抱的房子，一步一進的前走。

道旁長起的穀苗，有的伸頸在等待，等這些培養牠們的耕耘者到來時就進前親他們的手，輕輕的又搖著避開，放他們過去。

他們的額角上流著汗，塵土浸在那裏作了些痕跡：頭髮亂鏗着，破草帽庄在那上面：汗衫搭在肩上，向前傾著身；鋤是抗在汗衫上面的。

春成，獨自抗著右肩上的鋤頭，左手提著壞了嘴的沙壺，那上面載著好些土，像好多天沒人使來的一攪。

他傾著身子，一步一步的前趨。他今年三

十四歲，面目如旁人一樣的黑，牙齒是微黃的。額間却現了兩條長紋，他的身量很高，強壯粗大，步度頗長，比起來很容易趕上前面的行人，但是也不大願意超過去，每次趕上總要和他們說好些話，當說著話時，他的脚步特別縮短，有如我們在等一個螞蟻。

他探著身子向前走，髮髻在草帽下顫著，微微的，輕輕的，發著剛可以使人聽見的柔音，簡單，飄渺，他有意無意的聽著，夾雜著鞋底和土皮相擦的聲音，混了他心上的曲調；這三種細的，粗的，伸長的，合成了一曲悅人的情調，在他疲乏的神經上，生出一種安慰的意味，他的脚步因而不自知的遠了，遠了——

深沉的目光向遠方盯視著白亮的屋角，那屋角在日光下曬著，如他的尖帽頂一樣，白亮，反光，雖然都是些有了年代的舊的。

有時，在走進兩旁滿是高梁的路的時候，熱呀！在這地方沒有風吹得進來，窒力增加，悶氣殺人，他爲的自救，左手的中指彈著壺蓋

，拍拍好响，右手搭在鋤幹上，四個指尖在敲著。

蝗虫在橫穿道路，很快的躲著人。

在他走近村邊時，樹蔭的人都說：『呵！駱駝來了。』

也很不在乎，嘴角現出笑容，面紋呆笨的很難更動。然而他却很和氣的答：

『你們都早回來啦！』

『可不是麼，懃懃再走吧！』

.....

在院庭中的槐蔭下，春成才放了鋤頭，身體直直的縮下，坐在個小板凳上，一個年紀相仿的婦人送出盆涼水來，放在他的臉前，站著對他微笑，神秘的，柔和的；他仰臉也笑了笑，俯身去洗。

四歲大的一個小孩走來了，手裏拿著泥。

『來！小兒！洗洗。』

『別和你爸爸打攪！等我給你洗。』

『來吧！』

於是春成就給兒子洗起臉來。

婦人到屋裏提出一領蓆，伸在槐蔭下，中間放了個小的短脚桌子，又去把茶水拿來。

他們洗完了直起腰來，水珠兒從手上臉上向下滴答著，父親從腰裏位出手巾來，自己擦著，孩子從下面也自己學擦呢。

他們坐在席上喝茶，父母分在孩子的左右，對著臉兒，涼爽呵！微風吹得葉影在他們臉上跳舞。一會兒，孩子跑到屋裏抱了個小枕頭，放下，自己坐在上面，呵，像個赤體臨政的小帝王。

『剛才我是從西園裏回來，』赤體王發言了，全身細紋活潑潑的亂動。

『好！』父親喝了一點水，說，放下茶碗又接著：『堤上的春穀莠得好之呢！』

『爸爸！那裏有蝸蝸麼？』

『有。』隨又向婦人問：『吃飯不呢？』

『飯早得了，只等你們憩憩就吃。』她說。

『吃吧！我不累得慌。』孩子先說。

大人們笑了笑。

『吃吧！』父親把壺提到一旁，母親去了。

她到廚房裏提來了半小籃饅頭，端著一大碗菜，小孩兒先仰著臉看望：

『呵！。蘿菔拌粉皮呵。』

『很好吃的！』爸爸一面收拾茶碗，說，

母親又回去端來半盆子米湯，照例農家的茶碗就是飯碗，潑去了茶根，就盛上米湯。

『呵，蔥菽油調的，不很辣呢！』孩子用小白牙嚼著菜說。

『不能多著，你爸爸吃了上火，正作活呢。』母親說。

『呵！』小嘴兒只管嚼。

『你這腮上怎麼咧？紅？』母親探身用指頭肚摸擦著說小孩。

『剛才爸爸洗的，哈哈嘻！』小赤體王說著傻笑了。

『有蔥菽糊沒？給他和點吃。』

『也許還有呀？』母親一邊說著起去。

空中沒有浮雲，地下却有樹蔭，勞力完畢的人們坐在那裏。烈日照樣的暴，熱氣照樣的蒸，但是徒然，工作的人們已有他們的休息所了，在惡毒的火光下談天。

友人楊萬通

在北京這個沈溺的地方，我們睜眼看見的都是牆，它把人的視線弄成好些曲折，正如圍在小匣裏的紙條兒。我很悶，我想到城外玩玩去，在一天抽了個空子。

剛走到宣武門，突然覺到一個橫街穿過並且停在我臉前的人。我察知他似乎將要向我說話，於是就凝視這個眼睛已經深陷了的灰黃可怕的瘦臉，却似乎在什麼時候很熟識的這個臉。

我們相對著作了一剎那的凝視。

他立刻用他的如破鑼的嗓音：

『先生！………姓王麼？』

我立刻很怕，像進了鬼國，但並不是怕他要錢，他並不像個乞丐，其餘，我也想不到可怕的理由來。我就憑著自己的清白說：

『是的！』

他立刻又接說：

『我叫，楊萬通，你，許不認識他…？』

『呵！』我立刻提起一個真切的印像來：

當我在中學的時候，有這麼一個強壯好動，而且是我們足球友伴中的一個來，他用左腳踢，身子硬得像是鐵製的，非常愛鬧，嘴邊不斷的說著嚷著，更是特別的，他從沒同人家吵罵過。他像用意要磨斷筆頭的寫字，手指上正天正年家不斷墨。那時我們禮拜日出去作個小旅行，走到城外，他就不分草與土的坐下，他也沒有手絹兒，從來也不見他吐什麼痰。衣裳是不過三天就髒的。

那麼，他怎麼會成這麼個陰影了呢？

我伸手去拉他的乾柴手，看看這在臉前的是不是真人形。於是，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呵，呵！你怎麼到這裏？你幹什麼？你有空麼？』

他並不忙：

『唉！倒霉！倒霉！』

我因為在大街停留不便宜說話，就拉他到一個小飯舖裏。

一坐下，他就掏出煙來，到鍋竈那裏取了火柴，衰敗的坐住板檯上，我也取了一隻來吸。這時酒已擺在我們前面。

我伸手給他滿上酒：

『你是怎麼回事呢？』

『唉！真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已抽去了半隻煙，而且我們共舉了一盃。

他接著說下去：

從畢業後，我就也到北京來，也像旁的中學畢業一窩兒投考大學，剛在這時候，家裏來了信，說田裏很早，簡直不能望收，上學恐怕

不行，恰巧這時有招考報館的編輯和書記的，編輯四十元，書記二十元，於是我就考去，可是考上了當編輯，這個是新成立的報館是老段執政時的一個議員辦的，但是這種編輯的生活實在不必提。不久，老段下台，報館散了，火車不通，你說這可往那兒去，於是有一個同鄉介紹我到一個印刷局當校對去，一個月十八塊錢，我因為沒路，於是就去了，可是印刷局的生意自去年一直到如今一天比一天減少，可巧我在那個印刷局又因為印了一份軍界上不願意的小週報，封閉！拍！我的飯碗打了。我那時手裏只有五塊錢，所以一切事情都不好辦，校對就還當校對，過了又二十多天，我就又當了個校對人，十五塊錢，除了吃飯每月可剩六七塊錢，也還作得。時常往家寫個信，但是家裏的景況似乎一天不如一天，我們河南的兵，匪，紅槍會，殺，燒，搶，強，刀，…唉——

（他迷了似的嘆一口氣。）

洛陽一戰，殺燒農民三百多里，我夜裏作

夢也害怕這個消息，那些草房的烟，火焰，大小孩子的叫聲，老人們，婦人們，亂打顫，誰也不能救，可是真沒法子呀！

……唉！

（他把臉轉過，不使我看見他的涕淚。）

……唉，只有我父親，他二十天才走到北京來，我們已經變成兩個光桿！……

……小兄弟！……母親，妹，……妻……孩子……嘆！

這就，沒法！爲長久打算，也想給他找個事，我父親也會文字，打算找事，在這時候！……還沒找著，唉！一天他在外面正走，就遇到了抓夫的，就是在西直門外悶死的那一車，他老人家也在……唉！命該如此！我這還過個什麼！

（他的悲哀又被壓下去，用力抽煙。）

有錢就喝酒，抽煙！

他的臉色又完全冷淡了，頹喪的吹著煙霧

，舉起大盃往鬚子裏倒了個滿，毫無顧惜的把盃子又拍到桌面。

異香的樹蔭

中夏的天氣，熱悶得人們很難出氣，鳥兒都喘在濃蔭裏顧不得亂叫了，螞蟻也快要跑折腿了，蟬虫們都渴得爬到樹葉後面吸水液，真個是蒸得塵土粒兒都好像綿花似的也慢慢的虛起孔來了，小孩子們從這個樹蔭跑到那個樹蔭下時，這中間即刻起一行黃色的濃霧。

侯二，人們又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作小猴，以副他那尖嘴巴愛打鬧的形和習慣。

他懶洋洋的從牆蔭下渡來，這時才從主人家裏吃了午飯，雖說是凉水麪條吃得很好，但

是找不到個打趣的人終覺很悶，可是也蒸得受不了，從太陽底下很快的過來，好像個被打了幾鞭的牛，到樹蔭下，就找了個較好的地方把鋤頭放下，舖展從肩上拿下來的小汗褂，張望了張望，仍是還沒人來；四大辮兒，李老春，……不知都哪裏去了，這實在是小猴之所以生悶的最大原因，他傾身就要臥下，忽然，一個大黑螞蟻驚驚慌慌的跑上他的汗褂，他一見大怒，隨手一拍，成了個大豆似的黑餅了，同時他又呢喃著：『噲！媽的！你也來！』好像完全勝利了，就翻身臥下，枕著鋤柄，迷縫了眼，也不看天，把似握不握的拳頭放在額上，悠然就好似升入雲中了。

一陣小風，吹得楊葉都笑了，把他吵醒，悵然，夢中似的罵：

『他媽！……』接著就翻了個身。

四大辮兒從家裏出來了，背著綿衣裳和一個破被子，帶著草帽，提著水瓶，說是要往關

東去，因為本處年景不好，聽說那里今年是十成年景，小穀苗長得人那麼深，正秀穗呢。

他想說也去，就一翻身跳起。

可是四大辯兒很和氣的先開口說：

『走，走，去吧！二弟！咱兄弟們一齊上關東吃東西去吧，聽說那裏年景很好呢，再說那地方住店又不拿錢，……』

侯二覺到新奇了，尤其是『不拿錢』三個字打得他的心坎亂跳，忙就問道：

『怎麼？不拿錢？』

四大辯兒即刻就解說：

『怎麼不拿？因為那裏沒店，住就是住人家，那地方的人家和這地方的不同，先說非常的少，再說又沒店，所以咱們這人去了，到天夕就打他們的門，他們就把咱領到廚房裏，讓咱坐在炕上，吃一碗，盛一碗……』

侯二又打插說：

『唉！那多麼熱呀，這天氣。』

『熱？那地方不同咱這里，一到黑了就涼

起來，至少也得穿襖衣裳；走，走，去吧！』

『走，去！你先在這裏等等我。』

『侯二就很快的返身到家裏收拾了收拾，打好包袱，也拿了一把水壺，到水缸裏灌了水，出來會了四大辦兒，一齊登程。

一路說說笑笑，坐火車，吃飯，到了。

過了幾月又要回來，他看四大辦兒的錢袋裏白亮亮的東西很多，不禁心動起來。

這一天，九月裏，是在回來的路上，天氣很好，沒什麼風也沒什麼雲彩，才午後三四點鐘，正是可走路的時候，然而因為是秋後，山水汎濫，前面這一道澗溝裏都滿是水了，過去的事就不用打算。

侯二說：『這怎麼過呢？』

『沒法。』四大辦兒說。

侯二就計上心來，說：

『先在近處找個地方住一夜吧，因為這水不一定長得了，也許一半天就能下去，不必回頭。』

四大獍兒也覺有理，就聽他的話了。

兩個人四外張望，哪兒也沒可住的地方，就背著行李順澗溝走去；不幾步，轉過一個山角，臉前就現出一座廟院，紅磚綠瓦，頗有古建之莊嚴，於是二人走上前去，細細打量，看有和尚僧人沒。

然而門半掩著，進去四望，房舍到也整齊，就是沒有住人，可是有些羊糞羊毛，這顯然表示出一定是有牧童常來的地方，於是就在北屋住下，放了包袱，整理被褥，躺下憩著。

侯二總躺不穩，這麼翻身，那麼轉臉，過了一會，對四大獍兒說：

『四哥，咱兩看看水去吧，這麼悶，呆著真沒意思。』

他那和大的身體一翻跳起，嚇得侯二那平常的怕心又驚醒來，他以為又要打他，又要說嘴了，然而不，他並不，他對侯二說：

『你願去麼，那麼咱就去。』

於是關好門；因為澗溝不遠，所以沒拿行

李。

走來走去的，沒意思，於是拾瓦片投水玩，看誰投的遠，侯二見機就留心，一次：四大獠兒找了個不大不小的瓦片，要用力投得第一，然而侯二就趁他勇猛的向前投時，見機而作，用力一推，『古東！』四大獠兒不見了，隨著他投出的瓦片一齊被浩浪濤天的大波捲去。

侯二得意了，然而立刻有一種襲來的不自然，他故意裝作沒事，好像他自己個兒來到這裡，背著手看山望水，又看看遠近都沒人，假裝著閒玩看了看廟內廟外，前後四週也都沒人，就自己回到廟裏，把行李和錢包都合成一個人的，把四大獠兒的二齒掘頭和鏈刀也一並送入澗裏，自己在外面曬了一回兒夕陽，就回頭到廟裏吃了點餅和牛奶皮，喝了幾口，就躺下憩著，心想這裏有些羊糞，倒不如在外面那大石板上睡，又怕秋氣太涼，再說夜來睡熱了怕受了狠的傷害。

正打算著，天已快黑了，屋裏已經看不清

人，院中還可以模模糊糊的甦得出來。

忽然他聽見外面有羊叫聲，翻身看去，領頭羊已來到門限上了，他才要張聲，可是先看了牧羊的人，呀！這一看可不得了，把他嚇住了。

原來牧羊的是個大人熊精，混身是毛，黑紫色，凶恨恨的兩隻大眼，牙齒露在唇外的比蒜瓣還要大，並且大手拿著大鞭子。

他一看就嚇壞了，忙抱起行李藏在個牆角下，讓黑暗包住他。

羊都不言不語的進來，大人熊精也彎了腰一步踏進來，又回去拿那塊一丈長五尺寬一尺厚的大石板擋好門，躺在屋正中就睡，羊都分在兩邊。

侯二早怕得滿頭汗了，真沒有方法，出去吧？那大石板擋得很嚴；不出去？等明天讓牠看見了，一定是活不成，實在沒法！

他悶悶的想，總想不出方法，忽然一摸到那二齒掘頭，他想這大人熊精固然有力，但是

牠所仗的是牠那兩隻眼，假如眼不能看，就讓牠有天大的能力也無從使出了，於是計定。

他聽著牠睡熟了，就提起二齒掘頭，慢慢的從羊堆裏擠出；偷偷的走近牠的頭部，借着從門縫裏進來的星光，對準了，照正了，猛然用力向牠的頭臉打去，恰好，牠騰的跳起，他忙逃入羊羣裏，然而掘頭的二齒恰好對牠的兩隻眼，把眼扎瞎了，痛得牠滿屋裏跳，亂摸亂抓，想找這傷害牠的人。

可是羊很多，而且亂跑，牠又沒眼，痛得心也亂了，所以纔摸不到這個傷害牠的人。

忽然牠聰明上來，把大石板一把抓起扔到院角，自己緊緊站在門口，大身子擋得很嚴，怕是個鳥兒也難張翅飛逃吧。

牠從腿下放出羊去，一個一個的摸著。

一二百羊快要放完了，然而侯二總沒法子逃出，他實在怕了，呆屋裏是不成的，他全身打戰，誠心跪在一個大羊面前，流著臨死的淚，不敢作聲，摸扶大羊的頭，要求大羊救他，

求大羊把他藏在肚下帶出去，大羊弓了弓腰，點了點頭，唇也親向他，表示知道了，允許了，和他表同情了。

大羊慢慢的也走出，他在羊肚下向前爬。

然而他的身體總是大，羊弓著脊，被牠摸出來了，牠向大羊肚下一探爪，侯二覺到不好，就向外一聳身，羊也出來，可是他被抓住一隻腳，侯二嚇得要死，拼命一使勁，脫下鞋就跑……

抖的一戰醒來，他週圍睡的滿是作伙的同人，四大獠兒正邁著大步從那面走來，看侯二坐起了，就罵：

『小猴兒，媽的！你還不^上工，把你媽給我^叫來用用，噲，媽媽的！』說著就來到跟前，照小猴的天門上就蓋了兩掌。

侯二却安安靜靜的仰起臉來說：

『怎麼才來，快睡一會兒吧，好^上工。』於是又對天^躺下。

黑 屋

他在外面乘涼够了，談笑足了，長慢慢的夏之夜，已消遣過去了一半；忽而想到回家。

歸途中，想到床上的溫柔和肉熱，黑漆漆的，眼前却似直爆火星，忽而打了個噁噴，覺到身子全輕了，加倍的精神上來，忘記了是在黑夜，眼前火花爆成了一個，他毫不知恐怖，脊髓像根熱水燙了的毛髮捲曲著。就要到屋門了，他的全身更捲得利害起來，差不多要像一個稱鉤兒，想釣住她的腰也一齊捲在裏面。於是踏走進門。

然而在門口遇到了，她，……那還是，……變作鬼了？……確乎！他的呼吸緊張，怕得至於血也要停了。全身發呆，兩手的拳不住的顫抖，脊髓的捲曲也伸不開了，像半個彈簧圈，彎曲著不住的顫，頭縮進兩肩的溝裏，眼却仰向前方偷看，屋內是黑洞似的，像有許多精靈妖怪的鬼臉和蚊蟲說著陰陰的迷語，就要伸手拉他，腳序似乎已經被綁住了，從床底下，這就要拉，他將要被拉倒，隨著鬼的繩子順到床下，她將也立刻起來，像活屍似的，仍然這麼披散著頭髮，好像是肚裏痛，然而看見他却張大起來，像是要報仇，惡很很的，眉全聚成了黑的，像倒掛著的一條黑布，眼角也完全像一個吊死鬼，舌是那樣的長而活動，血紅的，從嘴中直流出血來，沿舌尖順流滴下，現見得那邊床上睡死的小孩子是被她吸了血吧？然而這時又得到了，立刻捕在他身上，接住他的耳朵就吸，從耳朵眼裏吸，吸得腦子全要出來，像吸水機吸河裏水一般，血紅和蒼白的腦，都

一齊被吸得向外流，成了紅與白的絲條，像沒和好的加紅糖白麪粥，進在她的嘴裏，而且被她快和嚥下，又接著吸，吸，腦，肩膀，全身，都被吸得窘窘的痛呵！

忽然他覺到像有星光在天，兩拳還在手裏握著，只是腳板不能向後挪動，迫急得他全身用勁向前推，向上抬這一隻右腿，用著全身的勁，腿上的筋全直了。突然，把腿抬起了，而且果然拍的一聲踢到床頭上，他由這一下响的振動，知道自己還沒被綁，急忙緊握住拳，兩腳站開，全身挺起，預備對敵，當住她吸腦和血。兩眼注視著這個將要吃人的女鬼。

她仍然柔軟的一唔驚醒，說：

『作什麼呢？』

他完全知覺了，是在自己的屋門前，她把床放在當門睡覺呢。然而這樣的披散著頭髮，亂垂到地，在床前頭，怕得他頭髮跟兒全涼冰冰的了，於是他罵：

『你弄那頭髮作什麼！』

她知道了，從夢中醒了，然而又好像得意似以說：

『天熱，頭髮長，都要朽了，今晚洗了洗，涼著呢，誰知道就睡著了，唉，忙來躺下睡吧！』

她說著忽擰了忽擰自己蓋的被單，這樣雖然是夜間看不清楚，然而已引得他不能自禁了，一脚跳過床去，輸掉了衣衫，同時和衣衫落下的响聲一齊也發生了一種肌膚的聲音。

聽到朦朧的聲音在問：

『你……怎……樣？』聲音從鼻孔中出來，並分不清楚，然而她似乎知到了，也似是嘴唇和舌尖都被拘得不能動的答：

『……好……』也是鼻音。

床就响起來。

屋內黑暗裏蚊子亂叫，孩子睡在那邊時時發出吃東西時的嘴唇開合的聲音，簷前時有蝙蝠吱的一聲翻飛過去，顯然是得到了可口的飛虫了。星光仍舊是青淡的顏色，從天空中射進

來。

『哎喲……』憂鬱而黑暗中的聲音。

『好……麼？看累得這汗，唉……』

『……你……叫你妹妹來……』

『叫人家來作什麼?!』

『合我……』

『屁，我自己還管不著你！』

『唔……我……自己在一個被裏……你們
倆！』

『呸！不要臉，……』立刻聽見她叫，『
哎喲！我娘噯！』巧小而悲痛的聲音。

他的手像隻鷹爪似的從這個小鴿子的肚上
抓下去，而且向前向上鉤。並且發令：

『願意不？唔！』

『哎喲，我願意——我去——好——』

夜色蒼茫得像黑綠的海水一般，外面乘涼
的兒童們都學著鬼號回家了。星光仍然如前的
青淡，蚊子還不住的叫得更緊，睡孩子的嘴唇
像在夢中吃東西似的，蝙蝠仍不住的在簷前翻
飛而且吱吱的叫了又叫的亂飛。

深 夜

時節已是深秋了，然而因為困居北京的緣故，才感到夏夜的微涼。

夜色伏在我的窗前了，牠在那裏蹲著，我的身體被一種殘暴的酷戰蹂躪，我完全又到在一片荒涼的野外。

雲霧四起，太陽已將下半身縮進西山凹裏，在這熱鬧的雲下，人們看到黑紫色的雲塊和粉藍色的天空交錯，樹葉和田地都上了一層紫色，這紫色深滲的照入人的眼底，引出一種青藍的畏懼，農人們都揚一揚胳膊說：

『雨來了呵！』恐慌的神情表示出這雨一定是很暴烈的。一邊說著脚步都亂起來。

我還是兒童，獨自在看瓜地，在大架的草屋子裏的一張床上，那屋子是三角體的木架作成的，床帳放在裏面，爲的堅固，把床和木屋架綁在一起，人在床上只能躺著或蹲著，但不能立起，我站在屋外的涼簷下，忽然冷風跑過，我幼稚的經驗也知道是雨來了，於是就摘了個瓜，爬上床去，等著夜裏看瓜的工人到來。真的，我很喜悅，想到過一會工夫就能聽到雨滴打上瓜葉的聲音，那聲音是這樣使人覺到濕潤的。

我正盼望工人的到來，因爲他來了，我就可以回家，在母親的床上安睡。

然而他總不來，我聽到長的幽暗的從遠處來的兩腳聲，又似乎風响，又似乎怪物的走動，我很恐懼，雲已在我不知道的時候爬滿了天空，我眼前黑暗，我不能看見拖在我腮下的手，我看不見床，更不用說涼簷，我不知道腳在

那裏，光覺到無著落的兩隻手和牠們所拖的頭，這頭是孤獨的放在兩手上，脖頸沒有什麼相連，我不知道那是我，我竭力追思，只覺到兩隻手和一個頭，眼是空空的，不知成了黑洞也沒，我不敢動，不敢用手指摸。我聽到似乎有踢踏踢踏的人腳聲，想伸頸張望，然而不能，伸不出去，我竭力，但是徒然，就連微動也沒，好像頸骨是用生鐵鑄成的一般；我不能看，據耳的覺察似乎是兩個人的聲音，又似他們在微語，我想喚，然而氣更窒住了，我聽到他們的微音，似乎在輕輕的笑，我有點怕，不敢喚，不敢動，慢慢的嚥了一口吐沫。

突然一陣雷响，閃光連著，我一恍似乎看到一隻什麼貓從那邊跑，接著雷就到了我的腦頂上，牠團團作炸响，好似一個頂大的竹桿在爆。震得我渾身打了個滾，皮上全是針似的毛了，我覺到四圍儘是刺。

電光連閃了兩下，惡雷絞着暴風到來，烏烏的亂喚，突然後面一陣冷氣長嘯，像鬼在得

意的號叫，而且牠的兩手搖動床腿「拍」！我的腦袋被熱裂炸了，感覺破滅，我完全死了。

像架在空中，像鬼氣高飛，冤鬼都在四外亂叫，吊死鬼時時不定從什麼地方露臉，大樹都怕得慌忙縮進地皮底下，枝葉亂搖著。

忽然我覺身體被一種巨力拍振，像木板兒墮在地上，而我是那板上的虫兒所受的感覺。這種震，震得我心痛，似乎心上的筋斷了，痛得我醒來，我覺到又墮在床上，像是母親沒有抱好而墮下的；我確乎展了展眼，不成！什麼全看不見，就連自己的手也一樣，不怕送到挨着鼻尖這麼近。我想哭，然而聲音蹲在咽喉裏，縮縮著不敢出頭，我想用力打自己一個嘴巴，好立刻喚起來，但是不能，我的雙手掌又貼在腮上了，誰知是什麼力量，我竭力抵抗，可是瞎鬧。

在一閃裏，我掙扎著，明白的看到了一垛光亮的牆在臉前站著，噫呀！這可怎麼著？...

我怕極了，我可真要哭了！

我知道我是小孩，小孩在沒法時應當大聲哭，大聲哭，震醒四鄰的大聲哭，哭，哭，然而我不能，不能！我微怕，我自疑，莫非我是真死了？……我不相信，我懷疑，我想用手堵住鼻孔，看看是否正在出氣，好証明死活，但是我不能！

什麼東西鑄死我了？

我忽然回想，手不是在腮旁麼？是的，是的，借這不會自己感覺感覺麼，看看有沒有溫度存在着，好的！我就竭力自己接觸，伸長我的觸覺神經，驅使觸覺全到手上和腮上，我竭力，唔！不能！無效！兩種觸覺恰像兩條麻繩，無感覺的麻繩，粗笨而無知覺的。

什麼也覺不到，麻木的死死的相接著。

哎呀，可怕！光亮的牆怎麼又向我靠近了，什麼？什麼？在推我的床的？什麼！

我突然捲起，扯著嗓子喚，聲音也一樣和我蹲在床上，尾音撕成兩個，如我一個頭腦和兩隻腳，也一樣的飛不起去，雖然我們平時都

說聲音是張著翅膀的。

無益，一切都是瞎鬧。

我死蹲著，眼向上翻。

鬼風怱怱的一羣一羣地跑過，冷氣像侵人的長蛇從屋縫伸進頭來，我縮成一團，不敢少動！

什麼？什麼？在推我的床的？什麼！

刷.....

陰鬼的淚似的雨來了，我的心也隨著塞上來，冷氣包沒了我的全體。

風少定了。

我拿定主意，就這樣靜等到天亮，明天我是什麼也不怕的。

唔！怎麼聽不見雨滴打在瓜葉上的聲音？——呀！

我細聽，我不敢出氣，我伸著耳朵聽，噫！什麼也聽不見，不，在遠處，似乎，瓜葉在响，有半里地遠吧？呵！我知道，一定，我是被鬼移動了，是的！？

牠們挪我幹什麼？呵！我怕！

雨是這樣安安生生的下起來了，在黑暗中，我覺到了牠的條兒是直上直下的。

我伸手摸了摸床下，什麼也沒有。

.....

.....

一個寒戰，我抖地醒來，眼縫裏覺著似乎光亮了，聽到遠處有水在潺潺的流，我沒睜眼就伸手摸了摸床下，呀！水！全是水！我怕起來，我拼命的喚，不斷的喚，我喚過四五聲，狗才回答我，我仍是接續著喚，帶著哭聲喚，

.....

狗亂咬了，才有一個人領著狗嘩啦嘩啦湯著水進到來，他拿著長槍，披著蓑衣，這正是我家的工人。

他找了我半夜了，他雙手把我抱起來，我看見他的臉皮灰白了，毫無血色，雙手抖戰著

。

我看見這是村的近旁，不是瓜地了，我醒

悟是被風颳到這裡，然而現在仍然是夜間。

雨後的天空又淨又藍，耀眼的月光下，我一轉臉，看見掛在我草屋後的橫木上有一張死屍的灰白臉皮。

一九二六，九，四號

下 課 後

一年來他在鄉間過著愛與美的生活，豐富的田園有父親管著，這是一位殷勤的好農人，雖然學問不大好，却是對於土地的事情很明白，每天早早的督促著工人，所以家裏就有了幾個錢，自己已不愛煙也不愛賭，倒把這些錢放在兒子手裏教他去上學，當他拿回了中學畢業文憑時，父親就說：『好，你再上大學吧！』

於是他懷了很大的志向注視著一個唯一的功課教師都很著名的學校來投考，在他最初到了北京，一切戲園與電影都不能搖動他，當女

學生走過他旁邊時也毫不動心，他只覺得面上微微發熱而已，在這種含羞裏他只顧得用力一步走過去，於是就又安然了，又聽見四外的車輪與石子路，小販的叫賣以及落花生的聲兒的亂嚷；至於在什麼地方遇見妓女或娼婦呢，那更引起他的厭惡了，他爲她們聳起眉頭，又捏着雙拳，憤憤的走過去。

此外，他更不滿意那男子們塗在頭上的花露水。

他一心用功，但是他這次並沒考上，可是他還有餘錢呢，他就按著這些錢在公寓裏住著，每天一早起來就唸英文，坐在書桌前，彷彿上堂時一樣，十分留心。

這樣他過著單獨的勤學的生活，每天在夜十點睡覺，六點半就起床，公寓的人們都稱說他，那個掌櫃的見了他也謹慎的稱一聲：

『呵！馬先生！』

在錢不多的時候，他就回了家。

九月裏，家人就給他看了個結婚的好日，

於是在本縣裏娶了個姑娘來，她是已經高小畢業又上過半年中學的，所以他們兩個青年這個結婚就自己也暗暗的感謝父母們，而他和她更是過著當時少有的生活，倆人都愛著對方的美，各自說著自己的心願，他更是看不起那些下流的男女們，他除了在自己房裏的愛以外，就是對自然界的愛，那些早晨，他總是跑到村頭上去看望朝日，於是東方的紅火輪很惹得起他心中熱烘烘的努力念頭，而且晚霞又給他一個傷感，就是永世獨立的純潔的傷感，這樣他呆立半個鐘頭，就跟在田工們的後面走回家來。

他從不起旁的念頭，除了來年考上他的目的大學，而對於捨掉這個妻的話簡直沒有，老實說，他很愛她，從早到晚的不能分離。

考期又到，時候就是次年的暑假了，他抱了很大的希望來北京，妻也說他准考上，因為很用功，而且她因此頗不敢常和他同床，她也知道女人對於男人是很有影響的。

臨來那個早晨，她抱住他送了個深長的親

吻。

果然，他考上他所注目的大學了。

暑假後，他交了學費就整理自己的書，一些課本，英文，副記本，鋼筆，墨水，毛筆小楷，墨盒以及日記本，都放到應放的地方，弄得很有次序，他把入學証帶在皮夾裏，以防上堂時有人問他是不是假充的，因為他心裏總低低的想，這麼好的學堂一定是什麼也小心謹慎的，就拿自己考上這件事也足可以証明的。

於是他覺到要過一種新生活！

時候到了，他小心謹慎的走進教師的大洋樓，覺著這地板房子走著頗可驚訝，同時更想到自己皮夾裏的入學証，一邊走著就勢摸了在胸前那口袋中的硬殼殼的皮夾兒，自己立刻就安慰起來，又裝作看腳的樣式看了看胸旁那塊兒，真是有些象突起，於是禁不住笑了；却忙伸手去摸弄嘴唇，才自制住了。

果然鈴聲响了，他很欣幸的坐到自己的地位上，放正了書，就預備立刻來到的聽講。

但是旁的學生還呼嚕呼嚕的進來，他覺得這個有點兒亂，也許以後就會好了的。

忽然有個從外面進來的，對這坐定的大衆看了一眼，也把書放到那邊的一個桌子上，這大概許是他的書桌，而他並不坐下，却到前面去踱步，在窗台上伏一伏，微微吹了兩聲口哨子，用手弄一弄長頭髮，因此更引馬炳辰的嫌惡了，他預知這個學生是將要被扣除的！

一會兒，聽得來了一個皮鞋聲，在亂走的地板上格外响亮，而且似乎止到他們的教室前預備進來，他於是心裏就跳動了，旁邊也有幾個正在預備教師進來時的站起。然而，進來了，美麗的面容怪可愛的的男子，也夾著書包，帶著自來水鋼筆，大黑架兒的眼鏡，潔白的洋服，醒眼的花領結，他一進門就開口唱起二簧來，把書包扔到一個桌子上，同遠座的一個人說了兩句話，又改調唱著坤腔到窗前去同那個人爬膀子了。

室內也說起話來了，旁邊三處兩處更雜有

笑聲，那唱的聲調也就從窗口飛散到窗外。

馬炳辰自己一直悲哀著，翻著自己的書本，他默默的懷念，把這個原因完全推到才開學上去。

一直到教員來了，他才安了心，旁邊有個坐得不耐煩的低聲說：

『已經過了二十五分！』

下一堂又是這樣！

而馬炳辰却是天天盼望！

等到冷來了，樹葉落滿了他走的路，嗒過的聲音頗激動他的心，他想起了去年的家鄉的秋後，到箱子裏取出新作的綿衣，溫愛的繫念立刻跳上他的心頭，他三月以來從不想到這個，現在却心口兒熱烘烘的，自己在床上躺了一會。

他想想自己的愛妻，又想想學校的功課，內心裏很嘆息得不到什麼指教，細思量起來更覺到這種講堂完全是空虛，於是他又想到自己的同學們，有幾個愛笑的，有幾個愛唱的，他

更感到自己的孤獨，想家鄉的晚霞一時也得不到，於是有心似乎要接近接近這些同學們。

他們就一天一天的接近了，見面時立住談一回兒話，彼此點一點頭分開，他很覺到這種大學生與大學生的交接又文明又妥貼。

然後，他們就彼此拜訪。

然後，他們就彼此約請。

而且大家很高興的在一塊兒談論，以及家事，以及朋友，以及愛好，最終談到自己的情人！

他因此感到遠離，更進一步，在深夜間，自己睡不著的床上，察知了在家的不自由的愛；這一夜他沒怎麼睡著，頭腦很昏，心血熱得亂跳。

次日星期，他睡了一天。

下星期一，午後完了課，他因為煩悶，自己呆在床頭正想要抓個什麼散心的法子，有朋友來約他了：

『走！去吧！一個茶園有什麼呢！』

他於是笑了：

『唉唉，公園不好麼？』

『走吧！』

『唉唉，咱可是下不爲例！』

在惜春那裏，他看她的嘴唇很像他家中愛妻的，然而他已眼花了，心亂跳，有點含羞，不敢正面望上去，他只覺得這是個正在合適的好人兒，雖然同妻也差不多，但是不知更有一種什麼邪滋味兒，而這妖怪的滋味兒却是抓住他的魂兒的，於是他躺在惜春的被褥上。

大家在那邊喝茶吃瓜子兒，抽出的煙氣輕浮在空中，像低低了將要下雨似的雲。惜春驕愛的樣兒轉過來，煙霧也隨了她身後打了個旋，他在不辯東西之中受了她一個吻，悠悠忽忽的，却並不知道什麼滋味，而內心裏只說：

『呵！佩璋（妻名）給我的並沒這個過癮！』

驚嘆的引起了他的嗜好，回到寓所也好久沒有忘掉，夜間他獨自在床上，冷冷的被中，

沈寂的，呆板的，真像個孤處的鬼魂；他有點戰慄，想起惜春的樣兒，他又幻想那種種的可愛，假設現在是住在她的身上，溫暖，柔軟，一種可愛的甜，唉呀呀，『我可真不能想像呀！』他睡不著的對自己說。

於是第二夜，他就把他的想像實現了。

表 白

蔭桐兄：

別著你們，就同時會著路客，與其說有離緒到不如說有會趣的好吧，這話追究起來是一因為別後才想到會趣，二因為別舊才覺到會新的快樂，真的，全火車都是各地的生面人，然而却團團的聚集著，雖然說大都無言而且還囑然。

明智的人當不以會離為意，這原為：平常人之所以每離則孤，是因為覺到沒掉心腹，自己的生長性還不太發達，以熟人或識者為自己

的心，而自己却是屬於他的之故。實則這是自己還沒有或不大呢，自己獨存的人格。所謂自己獨存者，並非殺掉了旁人；乃是在大衆之中自己也覺有我一個，好像走在黑大高牆下時自己仍覺到是活動靈敏的一個小人物。話說回來，我這樣忘情於老友，只有求你原諒；可是求自求，你的原諒與否則並非我所顧及。這話好像衝突了你，然而把我這真實的心，無論好與壞，給你看，已是對得起你了，雖說我對誰也想這樣。可是這話你不一定相信，或者信了也覺到悲哀；誠然我可以大聲喚：這世上還沒兩個相真知的心，就是沒有兩個人完全了解，就是沒有兩個人，或則一個完全說過自己的實話。可悲？誠然！但是事實。所以離開不相知的甲某，會到不相知的乙某，其不相知則一，而離緒自無從生矣。要說相聚日久，自當心知：則說這話的恐怕是喝得糊塗太多了吧，真的，

還家時總說著，無論平常的誰，總說，多時不回家了，看看大人長母們去。看去這話也

似在真，母子之愛誰也知道，然而此外還有個不常被人談的，可是常存放在心坎上的異性之愛呢。平常人爲提高至靈的世界，總說異性之愛在乎精神；這話固然說對了一半，但是因爲所沒說的那一半是他故意不說，所以這話就不能算是對一半；況且精神相愛是立腳在肉體相適的上面呢。

我這次回家當然也想到，而且很容易的想到她身上，嘴唇還不如生殖器的感覺靈敏，因爲先報到我腦裏的不是唇的柔或粉的香之類，而是她的下身如何綿性緩和……她的生殖器的如何溫，或甘。雖然唇和鼻距腦較近。

感覺的銳利恰好像一種嗜好，所以愛什麼就對於那什麼特別易於感知，不是說聽到不十分像似的腳音也以爲是愛人來了麼，所以好色的人能把生硬的禰檔或被褥當作女人的下體，堅直就當作正相反的溫柔女生殖器，說起來也是笑話，有幾個不拿手指當作對方生殖器的人呢，無論男或女。但這也怕是引起幻想的根原

吧。

我當天到家，她恰好沒在，一猜就知道這是還沒從她娘家回來呢，知道明天我家一定就去接她來，我的樂事就在明天夜晚，然而感覺不讓我睡熟，總幻想她已在懷內，輪到自己作為種種，真的，朋友，終而至於，你也知道的；你看到這裡一定說我太沒把握，然而我事後的追悔比你的輕蔑還甚呢，或者要甚過千萬倍之多吧。

次夜，果然她真到我的懷裏，你以為我一定要立刻上到她身上吧，唔，然而不，因為有昨夜的故事，所以現在氣微了，有暇細嚼，於是抱住她，吻好了，不清不混只有兩個人聽得見的說起情話來，我隨時輕咬她的唇邊，搖動我的身體以擦她的，使她的感覺在她自己的身裏起了比較。於是爭先報告腦神知道，神經使她的脊髓欲捲，於是她聳動，我也聳動自己，一回兒，她的身體慢慢近向我，似乎想入進我的身裏，嘴唇也那樣子按緊我，成功了，我

知道，沒事似的摸下去，已經潤濕了，好，這就是我上馬出陣的時候了。

半夜，被她振動得把我弄醒，疲乏已極，沒精打睬，又想到都市的生活景片，翦髮的高底鞋自然也在其內。白粉的臉兒輕紗襯著，使我要摸她的腳下，將我的腳機械的去一探，原來如此，仍是從前的沒變，尖得刺扎人皮肉。這感覺使我十分後悔，罵自己的不能作人，沒出息，這樣的女人還要弄，真個笑歪人牙，紅燒人臉。

然而來夜的事情如何，你以為，……………
……?如要我回答，須得等到過了來夜的時候。

你的好友白 堅上三月
十四

一堂社會學

人數實在多得不得了，隅角上的椅子都坐滿了，講師還沒有來，已經有幾個女生站在門外呢喃著沒地方坐，夫役們來回搬坐物，說笑的聲音也不知道出自哪個人的唇舌，只聽得似乎蒼蠅的低聲議論，中間有時也發出些笑聲，然而很短的就消沒了，好像從亂流的混水裏露出一個腦袋一笑而即刻就又沒沒了。

大家都在彎著身子談論，仰著臉笑或是斜著眼睛看。各色各樣的小便帽也都七歪八斜的搭掛在椅後的小柱腿上，手都是從腮邊到髮上

的來往挪動，有時還挖挖耳塞，一個眼斜著。

新的綢衣都任意的被坐在沒拭土的椅板上，舊的布褂却都被很謹慎的翻出背面坐在用破手絹拭了又拭的椅板上，或者竟得到撩起的優待；帽子也是一樣；一切都好像出於一個模形。

講師進來，立刻就被問：

『這個講室太狹，太長；我們後邊的聽不見，請先生另改一個吧。』

好多在這個發言的學生後面的人叢裏有幾個開了書的翻著白眼瞪他，前邊的黑眼睛也有向後照望—照望的。

講師不急不慢的回答：

『我還沒說話，你怎麼知道聽不見？』

那個學生窒了，但是立刻強辯：

『因為生平知道先生說話的聲音低。』

『生平！』後邊輕輕的從歪著的唇上發出這個嘲笑的語氣。

『就讓聽不清也不能乘勢而散，』先生說

了就預備講書。

『聽不見還直回答！媽……』

講師接著上一點鐘講的講。

講的是社會問題。

學生也都拿著筆記，似睡半醒的彎著腰，有時眺望似的抬頭睨一睨。

半點多鐘了，講師忽然向後邊的人發問：

『聽見聽不見，後邊的？』

『聽見了！』後邊角下坐著的人也發出很大很清楚的這個聲音。

仍然接續著講下去，他在講台上好像一個報告給同伴一件事的赤著身子立在路邊的小孩兒，那樣的自然，流利，思索時並不使別人感覺出他在思索的等待，他用話語的聲調來調和時間，使自己能夠思索，姿式像道旁自己用腳趾撥弄土塊的小兒，黑髮在腦後向外翻捲著，臉色光亮而平靜，好像個正在正重的說著話的活潑的小姑娘，人家都說她是個小瘋子的。

講師笑迷迷的講，像母親要離別她的孩子

而往外旅行去也似的拉起他的提包，流連的笑著就要出去，大眾也都站起來，也不知是致敬還是自己要走，覺得現在才得起來。

忽然有人喚：

『先生！請下次預備預備，有點條理，少說些閒話……』

『我的說話就是這樣……』

『可以！很好！很好！很有條理！』又是後邊的人的口音打斷了講師的很溫柔而乾脆的自白的話。同時前面的人已堆集到門口，把講師讓了出去休息。

大眾的鞋底磨擦著地板，撲嚙撲嚙的响著，聲音隨著流水似的人衆慢慢的隱沒下去。

我的可羞的事

那時我從黑暗裏走，路燈全像夜間的遠星，微紅而發黃，差不多是對於路人無益的，然而我在這道上作了個路行人。

在道溝旁邊，我像是彎腰負重載而鑽洞的走，兩腿只覺著是往前爬，雙手也一並下垂著，擺幅很小的在動。

突然，從旁邊而且是後方吧，追上個輕而軟又敏捷的東西，我的感覺沒說清是什麼，然而覺到是右脚根處，擦著我的破皮鞋。

我這知覺，急忙而又有式的向後向下望去

，然而沒看見，待到細趾了之後，才明白是隻狗，牠正要啃我的腳後，這時牠也怕的向後一退，接著就哼哼起來。

我才知道牠的在想咬我，以前之我對於狗咬的畏懼心，剛才還睡在後心裏，這時忽然驚醒，跑到前心房裏來亂鬧，跳得四鄰振動，天地不安了；我努力捧住自己的胆，硬壯壯的站定：於是牠也怕得立著四支脚空叫，以虛張聲勢。然我心怕得更跳得急了，就受了習知的暗示，要彎腰作式，好像打算要拾硬磚塊投牠，而她也就更怒了，變急爲怒了，要一口咬得把我嚇退，只是漸漸退縮，然而確裝著要拾磚攻擊的樣式。後來我漸退漸遠，牠也越叫越聲低了，終而至於兩散。

次日吧，一個巡警從那裏走過，可是我也同走，但知突而遠避了，從路中走；這仍是個黑夜，星火如常，總於行人無益，完全像鑽黑洞。

等到巡警走到那里，然而他的行踪近於路中，况且又是一身黑色的裝束。所以狗只哼的一聲，却是沒追上來。

他還不知是什麼似的，然而却毫無驚異的用唇打噴兒斥了一聲，牠也不再叫了，他也仍然又鑽洞似的走起來。

我在他的旁邊後方，就想把這是狗，渴愛咬人呢的話告他，請他打擊，反報牠這可惡；然而却沒說，後來又獨自後悔起來，願自己不能見機而作。

然而今早，剛才，我又從友家回來，再新經過那裏，自然在朝日的紅光下看得是越清楚了。

很遠的就望見牠仍舊臥在那裏，於是遠避。

當然牠沒開口咬我。

可是看見牠的懷中臥著幾個小幼子呢，毛色也很像牠，正在合眼睡覺，也許作著合乳癩

日的夢呢。

我這才知道，牠的咬人，不讓人走近，和碰出命來的赴敵；這些原因全在於保牠的幼小者，所以這赴敵也是母心的赴敵，母心的敵，當然不在攻殺而在於堅固的自衛呀。

於是我後悔了，悔到自己不應想請巡警報復；然而同時也幸喜那時沒有說出口來；兩種心情使我的脚步遲了一遲，然而又接著到日光的射照，紅黃得染變了藍天的色；於是又向前急進。

狂 人

他真是個瘋人，在我睡覺的時候還向我嚙嚙的說着，我想這是大家共同厭惡的，但至少也是我那時所最爲討厭的。

他在我床邊坐下，靠近我的頭部，這使我最爲討厭，而且有時還聞到他衣邊的臭氣，更使人擔心的，力防的，就是他嘴裏放出那難聞的氣味，腥臭的，好像他的肺已經爛了半個，在那裡有許多小的紫虫兒，帶尾巴虱子似的蠕蠕的一團團的在一堆子滾滾亂轉，而且把由熱血蒸出的臭氣都要從牠主人的口腔發出散佈給

大家；這惡毒虫子的媒介物實在使我怕的竭力閉著不出氣，而且有時他一探身，好像要把那些蠕蠕的在他肺裡的帶尾巴紫虱子似的動物從口腔倒出，傾進我的嘴裡來；這使我不得不假作擦眼，急忙用被子蓋上我緊閉著的唇和不能關閉的鼻孔，而且同時又看到好像在他的肋骨縫裡，已經爬出許多那蠕蠕的虫，並且要不是那衣服早就一團團亂滾滾的流下來，或者還要散在我床邊枕旁，而且向我被筒裡爬進來，像帶尾巴紫虱子似的肺色虫。這實在使我恐懼，尤其是他探身，低低的向我說著的時候，這在他也許是親密的意思吧，但實在使我害怕，厭惡，而且心裡討厭到想立刻起來把他罵走，推出門去！

可是他現在不探身向我說了，而且直立起來，走向我那邊牆角，像武士們赴敵似的，往對牆角走著，忽然他中間一頓足說：

『唉！就今天吧！事情仍然沒意思！』

我因為對他這類瘋人從來不想知道什麼，

所以就似問似答而又似睡似醒的朦朧著的從鼻孔裡發出個『唔』的聲音，而且覺到這已經又是對他覺了一點氣力。不過他還接著說：

『光看人們笑，那人們笑就算有意思麼？妓女在逛客懷裏也是笑，孩子在他娘懷裏也是笑；男子洩精後也是笑，幼女被黑粗的老頭子抱弄後也是笑；冬夜死在街上的叫花子也是笑，夏天洋餐後到姨太太園裏的也是笑；兵使巡警的時候巡警笑，農夫求巡警的時候農夫笑；客來也是笑；客去也使笑，看到情人的許可書時笑，接到父母財產的遺囑也是笑；打敗敵人笑，看人們打起來也是笑。哈哈……歸到本題，今天我看見他們打賊也是笑……』這時他似乎要停，我也就襯勢一笑，可是他一還氣，接著就又說：

『我今天把笑可以分兩方面來講：一方面是打的太輕，一方面是這個太沒有爭鬥的意味！』

這樣的論理我實在討厭，於是我就轉了個身，但他却走近了我一步，而且還接著說：

『爲什麼打的太輕呢？你看，人們打那賊的時候，有人說：這十幾歲的一個孩子，輕輕的打幾下就得了，就有人接：不行！非打他不可！跑到人家跟前就來了一耳光，……可打呢！他不打了。氣奮奮的發著話，非打不可，但是只打了一耳光，這實在使我不敢贊成！』

他還了口氣，又說：

『就讓拿快鎗打，一下打死，也得用用刺刀哪！就不想吃肉，不割他一塊，那也得扎他兩下子哪！看刑事上的千刀萬剮，那才真是王者之法呢！真能令人快意。像他們這，氣奮奮的跑上前去，只打一個耳光，真不够跑腿錢。』

他於是垂頭：

『唉！爾輩何其怯也！』

這時我實在想睡了，於是就又動了動身體，表示我已經疲乏了，但是他還接著說：

『唉！群眾本來是胆怯的，在他們行動不一致的時候，而且也是人類早就玩耍過幾百遍

的笑話電影了；不過那被打的，就是你們，他們所謂賊的少年也太怯懦了，實在也真給他們賊類丟人了，那樣胆怯還當賊！人們拍的一耳光，他只用手摸摸臉，眼角斜一斜；人們踢一脚，他只順著腳的方向掙扎兩步，却是合於能力不滅的定律，怪不得人們說他也上過，……什麼，什麼烏中校；但是他就忘了牛頓第……幾定律：甲物施力於乙物體，乙物體則以相等之力反之於甲！咳！難怪人們打他，活該，……倒也，他也太不合乎定律了，但是當人們，是誰？……一耳光把他打倒了的時候，他就蠕蛆似的仍舊慢慢的起來，而且仍舊那樣低頭佔着；也不知看螞蟻，也不知看他的影兒；只送出五個紅紫條印子在那被打的那塊肉上。……而且當人們給他一脚的時候，糟糕，他只，還說了句：『你們只管打吧，請不要打壞我的大衫！』哈哈！這打的太沒意思了！

他變了個臉色：

『怕打壞了大衫還不把大衫脫下，給他們

打，躺在地上給他們打，或者和他們幹起來，也大大的讓我過過眼癮，……哀求，是沒意思的事！……不成功的！……硫磺放在糞氣裏，非大大的燒起來不可！不可！……唉！實在打的沒意思！』

我十分嫌惡他這蒼蠅似的騷起來就沒頭兒，尤其是對於本校的所謂雜評，而且我很想說：

『祝你晚安了！』但是總沒說出，只又翻了個身，而且說著：

『咳！真沒意思！……』

他並不告辭，而且又很精神的說：

『按我對於這次的意見，有兩條，一就是人們，一刀子把他刺死，而且是刺在他的心窩上；立刻就拉到井邊，頭向下把他順進去！……』他說著，用力向下一指。

我忽然很怕他了，怕他從懷裏拿出刀來，刺向我的腦裏，或者他把虫子，紫色帶尾巴虱子似的肺色虫之類的東西放到我臉上，傾在我

嘴邊，而且那虫們從我鼻孔也直向裏蠕蠕的爬，這一切的幻想實在使我害怕，而且心口上東東的跳著；於是我不自然的一笑，他又緊接上：

『或者，他就放下衣裳，出死力的和人們對打起來；人們也打，他也打，大家打成一團，打個死去活來，或者借刀來，你一刀我一刀，他們也殺個快活，我也看個快活，唉！實在使我不滿意，好啦！晚安！』

他一點也不回頭，悶聲的從開的門縫裏鑽出去，我看見他了，而且門也拍的一聲關上。

我一抬頭，如前的一冷笑。

跛 貓

誰也沒注意到，只有小孩兒驚叫了一聲；怎麼貓腿折了！以後貓就跛了，失了當年捕鼠的特技，沒能沒奈的，不用想再引起人的注意了，除每天來打趣的孩子之外。

跛貓，走起路來就一溜跟斗，沒頭沒腦的向前滾，說不定要拼盆或打碗，這也是主人嫌惡牠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因此孩子倒更願意對著牠笑。

孩子們沒趣的時候就跑來弄牠逗趣，蹲著，歪著牠的神經慌亂的傻眼睛，伸指彈彈牠的

秃耳朵，嘻嘻哈哈的打樂，叫着：

『跛貓！跛貓！』用著奇怪的大聲。

然而跛貓總不答應，只在孩子叫急了動手提牠的鬚子時才『嗚』的表示一聲痛苦。

在夏天，夜色一來，人們都跑到院裏坐下，吃晚飯或喝晚茶，男男女女的都對坐著談天，小孩子就從這個懷裏跑到那個懷裏，誰也沒注意他們在傳達什麼或是找尋什麼。

這樣快樂的晚會，貓兒從跛後就不能再參加了，大人們都不允許，當牠走入人羣中來聽笑話時，人都斥責牠：

『這髒貓，去！』

貓？跛著腳子，顛頭倒腦的翻著抖，不敢遲疑，不敢怨恨，被擠到沒人去的街門旁，那門已是合上的了。

一天，跛貓看見主人們來回亂跑了一陣之後，忽然全宅都清靜了，異常的清靜了，跛貓很奇怪這個現象，慢慢的打著跟頭到房門處去看，怪哉！什麼都沒了，只有空空的屋子，仰

臉看去，門已鎖了，各屋都如此，牠頗覺奇怪，差不多同時又從心的深處感到一種喜悅，彷彿束身的繩子去了，於是長長的發了一口自由氣，眉毛雀躍的在院中央立著，眼睛放著活潑的光芒。聽到門外有聲咯咯在响，牠轉臉望去：

『可是，門在關著呢。』牠有意無意的想，『不怕，我本是貓，貓，呵！我們是有登高之特長的呀！』

跛貓自由的站著，上思下想，主人終於不來，天夕了，小孩也不來打鬧，牠倒煩悶起來，於是舉目西望，搖作詩人以自遣。

可是牠心中果然就詩興來了，悠然張口就吟：

『天色慢慢，日西沉；

沒腿的輕雲載活神；

聞聲晚霞你哪兒去？

徘徊逍遙，月色深。』

跛貓自吟了幾遍頗為得意，然而神疲，垂

頭欲睡，在合眼之際嚙了一口吐沫，可是忽然感到肚腸在要求解餓，不知精神從哪裏來了，睡虫嚇得墮下睫毛了。

牠張目四顧，唔！唔！怎麼好？吃？吃什麼？

終於牠看見了，在那裏，大約是半塊餅吧？

牠就走去，一陣跟斗。

『唉！西瓜皮！唉！唉！滿是螞蟻！』

『唉！！』

牠兀自站著，前搖搖，後擺擺的。

『唉！唉！』

.....

高低沒法子，第二天上午，跛貓把那塊西瓜皮吃了，那塊不大的滿是螞蟻的西瓜皮！

唉！唉！

牠很不自在，躺在樹蔭下，悠然而神適：

『好睡床！

·別彷徨；

伸展毛尾巴，

睡他一大晌。』

……………答答答答……雨來了，

跟斗！跟斗跟斗，跛貓一陣合著眼的翻跟斗到了簷下，用爪揉了揉眼，舌頭舐著洗了洗，才醒轉來。

雨下了三天，跛貓餓了三天，在餓得心慌的時候就伸出紅舌頭來拈一點水兒壓腸。

不良的食物，惡怪的天氣，時疫像洪水一樣的流到跛貓家來侵害良民了。

跛貓要死了，牠翻翻著白眼珠兒向上看，彷彿有水從門縫中流入，涓涓有聲，响音時時增高。

『呀！河來了？』跛貓驚訝的站在院中，向滑流注視，木人似的納悶，又似乎意識到一種恐怖，無名的恐怖，不定形的恐怖。

牠自己在納悶，奇怪！哪兒來的水？看看，天已藍色了，顯然是雨止天晴，怎麼又有水來？牠深信自己是在作夢！

太陽上來了，牠很奇怪的兀自看著自己的影，在那裏細看細扭，好似我們在打量一位生客，一個未曾相識過的朋友。

『呵！可惜你來的孤獨！』跛貓在惜那影兒。

突然，一聲落地的响音，唔！跛貓被驚了，什麼？進來啦？！

牠無意的恐怖著。

牠慢慢的轉頭去看，唔！

『噉——』

涓涓涓涓……花——

花——啦——汪——

花啦，汪浪——

這幾種同時的声响，怪叫。野外又進來一隻狗咬住跛貓的咽喉了；水平齊院牆也擁過來了，由涓涓，花花，啦啦，汪浪一聲擠破了牆而進來了，將要平滿這院庭。

野狗本是漂游水中的，仗著時候短促還沒淹死，漂到這地方，爬牆一看，忽的就進來了

，餓虎捕食，餓狗也不讓飯的搶貓就吃；然而水也打著滾跟進來，如懸崖瀑布，直上直下的沖進來。在這個急流中，就是鯉魚也難浮起，狗就死了。

這個兇惡的水勢之下，貓死了，吃貓的狗也死了！

剎那間，滾浪漸平，又成一片汪洋了，天色玉藍，日光反照著，無數的波紋，延成了一條崎嶇光明之路。

一切都消滅了，連死屍也不知滾到哪裏才能漂起，安樂的宅地也終於落了個大同水浴。

貓頭，狗臉，人們什麼也看不見，只在日光下的水上，現著一條崎嶇明亮的路。

爭鬥如何解決

瘋人多是在奇怪的地方，而且好像沒半點兒思索的徘徊著，或者呆立著。

現在他是徘徊在磚壘的花牆裏，而且時時立定從通孔的地方向外張望，或者在他要覺到這是帶了望遠鏡，得意而且痛快。

這花牆是界在講室和操場之間的，向東十幾步遠，下坡，過門就可以到操場；靠操場東邊，就是附設平民學校，恰好在他立的地方，從花牆空孔裏可以望到平校門口。

就在那平校門口，有兩個平校的小學生，

一個黑臉的和一個藍褲的，不知因為什麼要打起來了，正在鼓著勇氣，黑臉的插著腰，藍褲的斜著膀子歪著頭，正對黑臉的白眼睛勇勇的站著，而且他們又湊近著；忽然藍褲的一改身法，跑到門旁邊拏起兩塊磚，手掌雖不很大，但是磚頭還在掌裏握著呢；可是這就早明明的助長了他的身量矮少的膽怯了，而且時常揚起手來，裝作向黑臉孩作獻磚塊兒的樣子；黑臉孩也就用胳膊當著將要向前進身攻打，可是他們誰也沒打了誰，只這樣像兩個抖毛的公鷄似的站著。

兩三分鐘以後，黑臉的白眼睛還是不少動的盯著藍褲的腦蓋，好像要找個放拳頭的地方。但是不知他們誰先說話了，於是就氣奮奮的向這邊走來，顯然是要取決于校長或管理員來了；可是這一來，倒把瘋人的興奮的興趣十分的提起了，他很有趣味的走向門口，而且站定。

等他們走到離他還有一兩步遠的地方時，

他就發話了：

『你們做什麼去？』

兩個孩子都沒話。

『不要找他們審判，那是奴隸的行爲，不要作！你倆個打吧，把磚頭放下，……』他很喜歡的說。

藍褲子小孩的手裏的磚塊兒好像秋後的黃葉兒自己掉下，小孩子的胳膊一點也沒動。

『打吧！……去到那邊球場上，又光平。去，打吧！我看著你們，打吧！我願意你們打，不願意你們委委曲曲的死呆著！』他很氣平的說著。

孩子們仍然不打，不動。

『我真不願意你們瞎湊合，胡亂苟安！』

小戰士們只互相看了一眼，而且由對立的架子改作少息時的樣兒了，沒精打採的小立著。

『打吧！我又不說你們。』孩子仍然不動，『可打呢，可打呢！……唉唉！……』他很

不得意。

小戰士們都低頭了。

電燈公司的人員閒走了來。

『打吧！……唉唉！你們太沒勇氣了！』

瘋人很失望的說。

『這倒好！你這拉架的倒好，讓他們打，他們到不打了！』電燈公司的人員說。

鐘聲响了，表示吃飯的時間到來，瘋子讓孩子們走回去，自己也吃飯去了。

綠 虫

這一天趕了較遠的路，而且走了四五里流沙地，我們和牲口都累壞了，強壯的黑三還能支持，他跑前跑後的辦大家的事情。

在這夜，我們得睡在個溫暖的厰上，這是煤廠給預備的，因此大家都願意到他這裏來。

確乎是在夜間，我們都入睡了，就連平常整夜吃草的牲口也許入睡了，可是我沒有分辯出來。不過我一定是在夢裏呢。

這夢境是一個綠色的草原，並沒有路徑，又似乎是從前有路而現在被草叢蒙蔽了，那各

式各種的草都一樣的放著青香，這香味深深的入了肺，而且如新鮮的毫無泥土的石溪中的流水一樣的洗淨我的肺，我覺到腐敗在新鮮中沐浴，全身的血脈是這樣的暢快，我很想高歌，我覺到壽命要因此更長許多呢。

至於我自己，全身並不像個拉煤的人，完全是安間的人的衣服，似乎是藍色，雙腳似乎是光著的，沒有帽子，然而這天也並沒有太陽，並且我也沒有覺察到旁的東西的以及我自己的影。

我的手很纖細，要說我的情婦很愛握也決不是過於自誇的話，不但手皮兒上，就連指甲蓋裏也絕搗不出半粒塵土更不用說煤末了，很可愛的手，我正在運用著很自如的玩那些草，那些有三四尺高的荒草的穗和尖。

一邊輕步的走著，我簡直很快樂！

但是記不清是什麼時候，或者也是沒覺到，一個大綠扁擔虫爬到我的右手上，這虫兒是我們小孩們常拿著玩的，牠有長的細尖的頭頂

，兩個觸角生在頂上，滑稽得像尖帽子的纓纓，更有意思的是牠那雙特別長大的後腿，我們可以拿著，牠就為想跑脫而掙扎，這樣上下的擺動，正如用手撈東西，我們就說這是撈乾飯呢。但可惜這雙腿太容易拆，一拆了，牠就只能爬行，拉著這長的大腿，如掛在牠身上的草莖一樣。我們就狂喜的在牠周圍拍地，這樣恐嚇牠，而且還沒命的大聲嚷著，然而牠只能觸角搖動，察知了這襲來的敵人，但是也不能快跳，只可以緊趕著爬了。

這虫兒從來是不咬人的。

但是現在牠却咬住了我的右手的食指的第二節的裏面，牠那紫紅的牙齒是格拍格拍的响著往裏侵入；我痛得立刻提起腿來，這如抽筋似的痛的侵害，我苦惱得一刻也不能忍受，我絕對什麼也沒想到，完全是由物質的反動，我這左手立刻飛到右手去，而擋住了這虫的肚腹，我如拔釘似的用力拉牠這身子，扯！立刻牠的頭與身兩分了，那紫黑色的肺與胃等等的東

西都一齊連著頭頸垂在那里，柔軟得一如平常，還在逍遙似的前後擺動，但是我沒有功夫玩賞這個，因為這頭，這如楔子似的綠色的腦袋，牠的右眼死力的盯著我的臉，牙齒更加力的咬進去，我痛得這全半個右身子都縮縮著顫慄起來，這右肩膀的骨頭都要痛斷了！我沒命的伸上嘴去，如狗似的暴露了自己的牙，狠狠的咬到牠這頭的中部，但是一次並咬不斷，我連咬了三次或者四次，這頭如撤去了光的影似的消散了，是平空的沒了，我真疑惑，我辯別得很清，這被我咬傷的綠腦袋，漸漸消沒，一直消到牠的紫色的牙齒，我沒覺到牠鬆牙！

我痛著，畏懼著，然而毫不怯懦的，有點戰鬥的顫抖這意思的醒來。那疼痛還留在我的肉間。

貓

大概是個禮拜六吧，記不清了，總之，那一天空氣的溫暖，仲春的陽光的溫暖，是我至今不能忘的。在院中，我的石榴樹的葉已經成蔭了，而且吐着小紅舌尖兒似的花苞，預兆著不久就有開放的榮悅，全院的人都時常很有希望的談到這事。在我個人，心裏懸著那花苞的危險的時候，自然也更樂意看著它們長大，所以我坐在門口，浴著柔和的空氣，遠遠的望著我的樹在陽光中發育，覺到自己的身體也同時膨脹了。

但是對面北房那周家的小貓跳出門來了，這簡直是個小妖怪，一身灰花皮毛，粗肚子短尾巴，眉間像個奸臣，腿子很短，很幼稚，走起路來微微搖挑著，據說牠才有個數來月，可是這已經很能引人了。全院的大人和小孩都得意到沒法的叫他『小貓小貓』。牠母親是個黃黑花的，中等身材的女貓，同世界上旁的貓一樣的愛吃老鼠，並且聽到一星半點的可疑的動靜就聳起耳朵瞪了眼，此外也在主人跟前打唿嚕。這女貓已經老了，據周家大嫂說這貓今春生養了三個小的，可是因為生人旺了，就是房東的孩子們偷看了，所以這老女貓把自己的三個兒子吃了兩個，內中有個小黑白花的是更其引衆人愛的，不過已經連皮帶骨如數又回到牠母親肚裏去了。這使人很可惜，所以周大嫂每夜抱了這尙餘的一個到自己的被筒裏睡，這樣躲避老貓的嘴。

現在已經不害事，小貓長得較大，老貓已經不吃牠了。所以人們很放心，而且如我盼我

的柘榴一樣的盼著這小貓長大，並且已經有人預定下將來抱去喂養了，這就是周大嫂的媽。

小貓也到外面來曬太陽，未午的陽光裏，牠仰臥在階台上，靠近老貓，翻著肚子，四爪朝上，傻二夢似的玩牠母親的尾巴；老貓大概早已知到了這些故事，所以並不回顧，只是搖動了尾巴躲小貓的爪，如不安寧的蛇似的；但是小貓總追著玩耍這奇怪的毛物。也許是煩了，那時老貓就眯著眼爬開去，蹲在另一個地方，清靜的把尾巴向前捲過來。

至於小貓，或是轉臉去玩門限，或是柱脚或是掃帚，或是去跳花盆，咬那小花的葉，要不然就又追上牠母親去搗麻煩。

小孩呢，有時想踢牠却又不忍的伸給牠一隻脚，牠就把這當塊食物啃或是當個虫類抓。

時間轉移，大家都要為自己的生活工作，周老太太捧了一盆水走出門限，嘩啦一聲把水撒到階下去了，這聲音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全院的眼光都跑到那裏，那階台上有小小的

貓兒在翻滾呢，灰色龍般的，失了虎威的在難忍的苦滾，這樣牠打算不覺到痛。

周老太太早已慌手慌腳的亂在階下，水盆擲在一邊，唉呀唉呀的抖着雙手。那小動物是沒頭沒腦的翻滾，從門限外一階一階亂滾著墮下來，墮下來，一直到地面，仍是打滾，然而疲乏的漸漸的翻的慢了，忽然停住忽然一滾的，又突然一挺，嘴更湧出許多血來，四肢抖顫著，不久就停了，小眼死白上來。於是全院人才悲哀的嘆一口氣，正如可怕的事體得到解決一般。

老太太嘆息著。

周大嫂在嘟囔這個不留神，這個脚下不長眼！

於是她們起個小爭端。旁人都顯出流涕似的對了那小貓的死。老貓從屋裏渡出來了，但是立刻注意到階下自己的孩子，牠大概以為牠有病了或者是熟睡了，但是躺在院裏總不妥，所以走近去看，打算把小孩引到屋裏去，不過嘴裏

流血，而且肚皮也不動，軟得如布一樣，牠知道完了，無可奈何的轉著灣，尾巴拉拉到地。

周大嫂把小死屍移到土筐裏時，老貓伏在階上，遠遠的對著那土筐，眯著眼，並不打唿嚕。過一會兒微啟了眼皮向土筐裏苦望一眼，然而又眯上了；兩隻耳朵縮縮著睡。

大家忙的去，了，雖然正午，這院中似乎被收沒了溫暖。

老和尚下學回來向母親，周大嫂，問起他的小貓，母親說被狗咬死了，於是學生就大哭起來，腳蹠著地。老太太在她屋裏嘯嘯嘯嘯的罵。

這個小屍，後半天，大概被土車夫收走了，同爐火菜根堆在一塊。

誰也忘掉了這件事，大家如常的過著日子，而且後來也絕沒人提到那小貓了。

不到四五天以後，老貓也沒了，周大嫂說牠一天沒有回家吃東西，於是叫「花兒」，但是花兒不來了。

又過兩三天，是連這也忘了，如忘掉那小貓一樣樣。

現在，這兩天，她們所談的是戰事，是戰區的車站上的難民如螞蟻一樣，『喝！……』這樣利有介事的說。

夢

（我睡在床上。）

整個村莊都被打冊了，所有我們那黃河兩岸的直隸河南間，那些土匪，窮餓得發了性的人們，把一些的老規則都弄個翻亂，尤其是財產，這完全成了招是非的導火線了。

那麼這樣危險困苦中，我穿的什麼衣服吃的什麼飯呢，這可是沒記住，只記著有下面的情景。

據說是我們的村，一切的房屋全成了土堆，我不知自己從什麼地方走了來，這裏，就可

以說是個破墓，這名稱倒似乎合適，墓門外坐著的人大概是我的傻兄弟，這墓口用一片破舊蓆蓋著，並且蒙了許多土，爲的不顯一點痕跡。

破墓裏發著低微的音聲，這音兒簡直像一股潮氣，無論誰也猜不到這墓洞中會有活人在呢。

我彎腰拿開了這破蓆片，裏面潮濕得很，又很黑，暗光下，我看見我祖父仰躺在那裏，他幾乎被悶得要死了，於是我把兩手伸下去，他舉手拉了我的腕，這樣翻身起來，他慢慢的出來了，但是不能說話，全身是土，悶得正在喘氣。

這一出來似乎好一點了，雖然他仍然畏懼，但畢竟不如悶得難過的厲害。

我拍打了他肩上的土，並且爲想要他能說話，我吻他的唇，我自己送出許多吐沫浸濕他的唇，他的上下唇已經因爲許多天不喝水又不說話而乾結在一處了。

在長的濕潤以後，他的唇脫皮了，掉下個上下相連的唇皮，我覺到這皮非常之鹹得難受，於是我把這死的唇皮吐去了。

我把一小壺水給祖父喝，因為我就只有這一小壺了，而且這水也不知是什麼地方來的。

等他喝完了，我又到鄰坐上去向另一個人要求一點水，這唯一的鄰坐喝水者雖說還有點水，但是也很少得可憐了，這麼，他就有了難色，並且因為我們這點水喝完就沒地方可取了，就只好等待末日了。

祖父滿足似的站起來，自己拍著藍綢子綿襖上的土，而且他還束著藍綢子束腰帶，憂愁的在說：

『唉！這幾年我們儘幹這個了！』

—— 這種隱藏的苦事！

老三的家

從廚房裏哭起來的是小姑娘老三，這突然的叫聲震驚了全院，但一時並沒人跑來，大家認為這是孩子們又打架呢，而且哭聲中還有較大的小姑娘扭子的叫聲。

但是錯了，老三的哭聲是急驟，而且叫著「噯呀噯呀」。扭子是亂叫亂說，弄得什麼也聽不清了。

老太太，她們的祖母，這粽子腳的老太婆真像個老瘦狗了，彎著腰，死眼還在看事物，聽見這叫哭了，却是並不動，只無力的啞音的

叫着她自己也聽不清的聲音：『……呀，……呵，……唔，』嘟嘟喃喃如腸結時放屁一樣。

至於十六歲的大姑娘，珂兒，肥得像個小豬，也是那樣沒腦子，不利落而且還愛摸白臉，現在是正在屋裏對鏡，梳她那又圓又大的如沙鍋似的圓腦袋，大白臉上有兩顆小眼睛，胡菽似的深陷在肥腮與大眉頭的中間兩旁，要說那櫻桃小口麼，真真是正如沒牙的百歲的老姑娘的那樣，所以如果有人要同她接吻，則那人必須是一隻鶴或者食蟻鳥，那麼是啄木鳥也可以將就，總之必須是長唇，不然，她的肥腮就不許外來的唇接近她的。

還是這珂兒東東的砸著地跑去了，糊糊塗塗的亂拉亂叫了一陣西皮，那尖音是如狼似的可怕。

家長從門口進來了，他的骨髓全沒了，所以四肢與腰都不能伸展到直，腦袋正如插在釘上的乾木瓜，又黃又瘦了。不過他當年是淫姦西老佛爺的兵，還會拳術，如紙老虎般的罵進

家來，

『真她媽的！又哭什麼？娘那個巴的！』

肥姑娘早把老三的衣服全脫下來了。老三是沒命的擺著兩隻手哭叫，妞子在旁邊慌亂的連哭帶說，死老太太也從屋裏挪了出來，老兵瞪著無光的眼，一壺熱水撒在爐腳下，水汽自己蒸騰著。

『快去，叫你大媽去！』

肥姑娘聽命跑出去了。

這家中更嚷嚷起來，老太婆與她的兒子老兵，在兩個孩子的哭叫聲中大聲嚷著分辯是非。

『你在家裏管辦什麼！看湯的孩子這樣！這簡直……倒……』接著就是啞的「……呀，……呵，……唔，……呀，」一團亂响。

鄰舍也都跑來了，北鄰的太太把老三抱著，命令老兵用城水快洗這被湯的小手，又有人說不如用醬摸，於是老兵忙不過來的服從命令，死老太太還仍然不住的說什麼，但是沒人理

她。

兵太太是整二十六歲，抱著自生的男孩兒進來了，她打拌得如一朶花兒那樣，對於那大二十歲的老兵實在不相稱，真是敗墻下的秋菊。

肥姑娘也跟回來。

於是兵太太的話頭子開了，那正如一隻野百靈鳥，她雖然生了三個孩子了，聲帶仍然那樣。

這時已經沒什麼事可作，老三的手上早摸了醬，仍然叫苦不止，喚著要找她四叔，那聲音如臨死的一樣。

於是百靈鳥就問起這種事情，原因是因為鈕子，這一下把鈕子就嚇死了般哀哭起來，媽呀媽的藏在她祖母身後哀求。

老兵又喝令他這繼室打鈕子，又明公似的責斥他繼室的不經心，不該自己出去，又罵大姑娘懶，又說老太太不管事，又罵老三太傻，跟著鈕子非打不可，總之，一切都不對。

立刻百靈鳥就辯駁了，她是如何的對如何的對，終歸是因爲老太太如死的一樣，大姑娘不甘心作事，這才有這煩麻。

大姑娘只說自己正在梳頭。老太太索性不言語了。

於是又有鄰人來了，這是醫生的老婆，要百靈鳥趕快打四兩上純白干酒，把老三的湯了的小手放去浸著，說這樣可以免去痛，一直浸到再也不痛了，離了酒也不痛了就好，酒不够再添。

百靈鳥也不叫了，立刻行施這個命令，老兵也住口了，作少息式等著，及趕酒來，把傷手浸上，這時滿院充滿了酒氣，未午的夏日慢慢熱上來了，大家等著，老三又抽了兩聲，慢慢住了，不痛了。

老太婆撇著死唇，扭子還藏在她後邊。

百靈鳥又叫起來，是閒情很盛的。

馬

北京大元帥部下已完全退出了，發著息爭的電文，各報上都載了和平成功的新聞，完全現出了可愛的新局面。

前一天，西山外的鄉村裏有一家人——他沒說姓什麼，所以也不必按小說上的習慣代造一個出來，雖然這是無關重要的事。——這人好容易把一匹白馬藏到了現在，聽說滿口媽巴的軍隊退走了，於是放了心，把馬引到田裏來耕地，這地是因為不敢耕種而荒蕪了，不過也偷種了麥，這麥呀，提起來更使他寒心，自從

去年偷偷的種上以後，借了天的光，麥抽了芽，而且發了青，那時南征軍都遙在千里之外，所以帶甲而且駝著大煙與大煙鎗的肥馬吃不著這近郊的麥苗，這才存留至今，芒種將到，麥是吐了可愛的穗兒，恰巧這時就正當大帥通電息爭，據說是要一致對敵，南北本可相合，所以由前方把勝兵引退作言行一致的第二次表示，這很好，不過近郊的青苗一概被馬嘴收穫了，鄉民可無須再花鋤刀費，更不必在毒陽底下受熱，曬得赤背要焦皮一層，

但是不知好壞的愚民都在家裏偷偷歎息。

然而要問歎息所以必須偷偷著作的原因，那乾脆說，因為家中有了官客，而且拉住了這家中的大小姑娘與四十以下的婦人的官客，確乎是官客，因為這客人們都有保國愛民的臂章的，不過那民字下應當再添個女字才名實相符些。

他們，民，都偷偷的歎息著，又不得不把縣官強令種的大鴉片煙送出，不然就『被翻出

來可你媽巴』的了。

這樣所有的雞都供客了，那麼這匹馬是怎麼收藏的呢，這可沒人知道，據四鄰猜著是他那個地室裏，這也許。

總之，他正拉著這匹馬耕地，打算把這麥根犁起早早種點秋苗，在這個幸福的打算中，烈日給了他許多喜悅，他簡直又要唱起小放牛了，只是無原由的似乎不好開口。

『站住！』這聲音從他背後發出，他正在扶著犁把，並且沒站，只把頭回來看，原來這追來的仍然是個小灰帽，不過他確信這不是從前的官客，於是問：

『嗎事你老？』

『他媽那巴子，你說媽巴嗎事！』

於是他骨軟了，兩條粗腿支不住身體，難立定的打著顫，不知道作什麼好，或者地下有個窩窿是他的希望。

『媽巴把馬卸了，我有他媽用項，』

這樣他尊了這不識之客的命令，眼看著自

己的馬被人家拉去，那馬對於這忽來的休息似乎驚喜了，發著一聲輕响的嘯鳴，烈日下，小帽客躍身跨了馬，馬兒對牠的喂主回了回頭然後作夢似的走去了，隨了這新的鞭打，走向背著回家的路上。

農夫呆著，最先眼光盯在馬頭，後來改盯著馬尾，那龍似的動物實在可愛了，這可愛是他從沒發見的，雖然他已喂了牠五六年。

等馬尾模糊了，他立刻醒來，而且開步跟上去。

一九二八，六，五，十一。京。

本局出版各種新書

1. 漫雲呂迅沁作散文；實價四角
2. 荒山野嶺謝采江作詩集 實價四角
3. 莫泊桑的詩法國莫泊桑作詩集，張秀中譯；實價五角
4. 愛妻的逃亡柳風作小說；實價三角
5. 詩興的友誼子波湘靈通訊集；實價四角
6. 野火謝采江作詩集；實價三角
7. 動的宇宙張秀中作詩集；實價三角
8. 長短句鄭賓于作論文；實價三角半
9. 魔鬼的追隨法國莫泊桑作小說，張秀中譯；實價二角
10. 愛的遺留比國梅特林克作戲劇，谷風田譯；實價四角
11. 我倆的心雅風丁丁合作詩集；實價二角半
12. 愛的浪費子兮作小說；實價一角
13. 三條腿柳風作小說；實價二角半
14. 極盒柳風作小說；實價二角半
15. 匯美丁丁譯童話詩歌集；印刷中
16. 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草川未雨作論文
17. 鄉下丫頭柳風作短篇小說集實價四角半
18. 夢痕謝采江作短歌集；再版改售一角
19. 曉風張秀中作短歌集；再版改售一角
20. 從深處出柳風作短歌集；實價一角
21. 蒨蕨張秀中作短歌集；實價一角
22. 不悅意之歌謝采江作短歌集；實價一角

新出 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草川未雨著

全書凡十四萬餘言，共分四章：(一)新詩壇的萌芽期，(二)草創時期；(三)進步時代，(四)將來的趨勢。第一章內又分：1. 論打破舊詩與建設新詩，2. 新詩內部諸問題，第二章內又分：1. 鳥瞰中的昨日的詩壇，2. 詩集分評。(自胡適的嘗試集起按出版前後凡評詩集十部，作家共九人)第三章內又分：1. 鳥瞰中的昨日的詩壇，2. 詩集分評(自徐志摩的志摩的詩起按進行的順序逐次批評詩集凡十二部，作家共八人。)第四章內從外形方面，內容方面說到將來的趨勢，且附言詩壇發展的標準。

這是一部極有系統的批評新詩的巨著，在每一章的每一段內又分若干細目，十數年來凡國人對於新詩問題所發的言論，如打破舊詩的主張以及關於新詩本身各種問題的論說與討論，均詳細的述及，不完全者由作者加以補充，提綱鉤絃，很有條理的講敘出來，此外更專評詩集共廿四部，對於每個作者的詩的意境藝術之優點與劣點，成功與失敗，均無顧及的盡出，但對於新詩聲中的舊的保守的一方面的論調及作品，以及一切凡是有礙新詩向前發展的謬說，均痛加排擊，不遺餘力。

馮志庚先生作書面

全書近四百頁

實價一元二角

新出 **不快意之歌** 謝采江詩集第四種 實價一角

試者諸君！那琵琶上是夢裏的變調，都渴望再得着作者最近的作品來讀，現在目的達到了！作者的新集出現了！本集含歌歌五十餘首，是先生在最近若干短歌中精選出來的，高唱着瀟瀟帶沙漠氣的不中聽的歌調，是作者自己前驅探險的進行曲。有人說作風又變了，究竟是不是呢？究竟變到什麼程度呢？還請讀者自己去評判。

動的宇宙

張秀中詩集第三種

俄國哲學家洛特尼曾說：『……革命造成了生活的特有的節奏，所以革命文學也同樣有（動力）的性質，新詩人自己對這很細微的感到，而且常呼自己的詩為『動力詩』。』

本集凡含長詩四十餘首，是出了（曉風）（清晨）以外的詩，作者以前的詩是沈靜調，我們讀本集開卷（是（誰你走）），造詣與前迥乎不同，再放到卷末（動的宇宙）（血環），表現着生活中的（速）和（力）的定律，是一種革命的，新的自由表現的立體派的動力詩，充滿了緊張，急劇，破碎的力量，對於新生活的注意力與緊張味，大膽的表現着，本着動的人生意義，澎湃着生命的一般的情緒，向新中國的生活衝去，與現代新詩壇中開一新局面。

馮志庚先生作封面

實價三角

謝采江先生詩集第三種

荒山野唱

定價洋四角

這是謝先生出了野火，夢裏以外的詩，全書分三大部份；1 心的搖籃，2 望雲歌，3 彈簧上。著者思想之進展·情感之流變，在本集內看出。第一部分詩是向社會多方面去寫的，第二部有人說犯艱的途程；此上兩部均為長詩，第三部是望雲，用幾個字表現一種強烈的情素，一種生命力的奔躍，力強，瀟灑，絕是漫畫式的。著者不得已的悲哀，用慷慨的調子歌咏出來，也是夢裏的變調，總之，著者公佈這部詩集，是要求多數同情讀者在啞抑的呼喊之後，去深味那難以哭訴的苦悶的。

卷首有張秀中長篇引言，介紹著者的思想，生活及藝術，同時也發表了海音社數作家對於『漫畫式文藝』的宣言

精美富詩意的版面，書後附有徵求讀者批評紙，投此稿者均酌有贈品。

一部公開自己的秘密贈給青年男女的創作

詩興的友誼

子波 合 著
湘靈

這是兩個異姓朋友實在的來往通信六十餘封編集而成，討論男女社交及文藝上各種問題，裏面有着切實的人生的縮影，他們在這靈魂的小宇宙中時而衝突，時而合一，時而誤會，時而融會，時而嘆，時而怨，時而笑，時而紅臉，時而落淚，時而相對默然；始終貫澈着的，是不可言喻的纏綿在冷酷的沖鋒似的風俗制度下的悲哀——

『我們只是朋友，始終是朋友，永久是朋友，溫存的巷口，我只是佇立，只是徘徊，決不再往前多走一走……』

『保存着友誼，詩興的友誼，超過戀愛以上的友誼』。
掙扎在過度時代上的朋友們，要借助於它！ 實價四角

MG
I246.7
616

◀海音社文藝叢書之八▶

鄉下丫頭 柳風著

馮志庚先生作書面

1000—1929.1.20

不准翻印

實價四角半



3 2169 7343 2

